



說小史歷會社第長

年百近最

義演史歷海上

行印行店書星南海上

最近百年 上海歷史演義【五】

目次

- | | | |
|------|------------|------------|
| 第四一回 | 託名實業春夢一場 | 絕世奇才錫山兩代 |
| 第四二回 | 西席爲門生借箸 | 東瀛搜世曹藏書 |
| 第四三回 | 總督購遺書金陵生色 | 奇材遭冤獄滿族淫威 |
| 第四四回 | 北地英雄半生賈志 | 西商奴隸一旦多財 |
| 第四五回 | 父債子還報施不爽 | 霜寒冰至作俑何人 |
| 第四六回 | 鼠牙雀角揚外抑中 | 西牒東鷄滿員漢道 |
| 第四七回 | 肉食鄙夫不知羞恥 | 櫻花末日漸看飄零 |
| 第四八回 | 陳金聚罪不致斷頭流血 | 尤秦仁義無復燕瘦環肥 |
| 第四九回 | 勃郎林偉人殞命 | 共進會壯士歸心 |

五集 目次

五集 目次

第五〇回

披肝瀝胆結果離奇

範水模山信徒肅穆

最近百年

上海歷史演義〔五〕

南沙 張恂九著

第四十一回

託名實業春夢一場 絕世奇才錫山兩代

却說上海自橡皮股票公司名望非常重大。三兩銀子之小票。漲價至十七兩數錢。其尤足使人信仰者。各外國銀行。向日辦事謹飭。除拆票爲調劑金融。完全歸買辦負責外。別無虛借指押之事。獨對於此項橡皮股票。竟肯按照票面價格。兌付現款。信用昭著如是。故當時親友晤面。除橡皮股票外。無他談話。一若朝投資而卽夕便可獲利者。錢業之

第四十一回 託名實業奏夢一場 絕世奇才錫山兩代

中對於股票出入最鉅。交易最多。爲戴家寶陳逸卿等。戴陳兩人皆開設錢莊有年。南北市股開之莊。不下十餘家。頗有信用。然營業範圍。素不廣大。抱漸進主義。殊覺穩健。不知何故。忽迷信橡皮股票。旬日之間。賺銀數萬兩。一班熱中投機之徒。莫不趨附戴陳。奉爲盟主。戶限爲穿。其所開錢莊內。南北市幾悉與往來。生意忙迫。達於極點。於是戴家寶家中。立時闊綽起來。原住南市花衣街兩樓兩底房屋。今卽遷移英大馬路拋球場北首。五開間高大住宅。其時汽車尙未通行。馬車自備者亦不多。戴家寶特買就嶄新馬車三輛。共雇馬夫五名。三正二副。其髮妻方氏。臉麻而黑。粗脚大手。不知者咸目爲雇用之娘姨。至此戴家寶場面闊大。有納寵之必要。日夜在妓院應酬。花花葉葉。當然恭維之聲。

不絕。所賞識者爲南平安金慧仙。擬藏諸金屋。而搗母索身價四千五百番家寶一市儉耳。生性吝嗇。安有捐棄鉅款之決心。暗將算盤再四打來。每月衣服費若干。脂粉消耗費若干。傭僕費若干。因正室定有爭醋之心。必需銀蚌以博歡心。則每月又需若干。一羣趨炎朋友。日日絮聒家寶耳邊。問何日爲金慧仙除牌。何日正式納寵。何日受賀請客。報紙上且大書特書。金慧仙爲戴家寶量珠聘去。俗語未曾出恭先呼狗。詎知戴尙在左右打算。坐立不寧之中。至陳逸卿年事未滿三十。原爲錢莊跑街夥計。經理人見其善於應酬。主顧作事勤懇。極爲賞識。未幾卽拔升副經理。橡皮股票公司事起。陳逸卿以本莊現款。悉數購進股票。兩日之間。頓進二萬餘兩。所謂長袖善舞。一班想發財朋友。都結交

第四十一回 託名實業春夢一場 絕世奇才錫山兩代

陳逸卿成爲錢業中獨一無二之紅客。與戴家寶並驅中原。且二人彼此聯絡。股票範圍愈爲擴大。陳紹興人家中木已娶妻。因素居本鄉。上海並無家眷。當此之際。彷彿平地一聲雷。飽暖思淫。古有明訓。遂思物色佳麗。以耀誇市上。對人說所娶之妻。已經病故。刻欲續絃。人咸信以爲真。於是爲之作伐。日必數起。人家黃花閨女。必先傳一年庚。俗呼小八字。一時小八字飛到陳逸卿房間內。有九十餘張之多。生張熟魏。任憑選擇。陳逸卿一想。事倒弄假成真。吾妻實家中健在。且生有子女各一。今奈之何。原來世俗有一種習慣。或以一身承嗣兩房。或以正妻不生育。藉口納妾。美其名曰兩頭大。如妻室有所齟齬。吾卽以討兩頭大解釋之。主意既定。卽將舉行。然如許多數年庚。無從開手。又立一主意。

打聽孰是富室千金。與之聯姻。可以人財兩得。乃四面託人探訪。俗語又說得好。有錢使得鬼推磨。陳逸卿貧兒暴富。拍馬之人甚多。經人探聽得黃姓年庚。原籍湖州。富有家資。父母均故。女兒營絲繭業。此位小姐名雅雲。人頗漂亮。衣服麗都。各劇場無不有黃雅雲之足迹。可稱社會之花。手中有積蓄萬金。珍寶裝飾。亦不下五六千金。年華花信。尙待字閨中。有人報告黃雅雲之歷略於陳逸卿。逸卿欣喜欲狂。邀請冰人沈浩吾周阿海。到開北黃家。開談姻事。周阿海爲天儀茶園案目。黃雅雲一戶看戲常主顧。係周阿海所招待。周阿海蘇州人。一小白臉。後生工於諂媚。頗得雅雲之青睞。其內幕阿海與雅雲。已發生特別關係。惟阿海自愧下流。不敢存心吃天鵝肉。祇好備雅雲春心蕩漾。不時之需。

第四十一回 託名實業春夢一場 絕世奇才錫山兩代

雅雲年庚一紙。從周阿海轉到沈浩吾手中。沈浩吾遂介紹至逸卿處。沈周二人。經陳逸卿委託。實爲大難問題。蓋沈浩吾與黃雅雲之見。未嘗認識。豈可貿然上門作伐。周阿海雖識得黃家。而一紙庚帖。並不由雅雲之兄交給。且做匪心虛。慣作鬼祟舉動。不敢堂堂皇皇進出。二人當陳逸卿面前。不好說穿。惟有唯唯諾諾。轉背商量。周阿海細細打算。不得不先向雅雲說明。使雅雲自出心裁。設法辦理。於是沈周二人。約雅雲以看戲爲名。共議此事。雅雲之意。第一件要看陳逸卿品貌。若何。第二件陳逸卿目前究有資產幾何。第三件家中還有何人。有無父母。第四件成婚後。是否常住上海。抑回居原籍。第五件須置備珍珠鑽石之首飾四千元。華美之細毛衣服二千元。茶禮一千元。門包一千

元。各項開銷總封一千元。以上數問題。如能解決。則區區家庭間之事。自有吾佈置妥當。斷不爲難。沈浩吾周阿海聽之。遂不往黃家說親。當將雅雲所說。一一告知陳逸卿。逸卿完全承認。由沈周二入續與雅雲談。第一說得陳逸卿潘安再世。宋玉重生。第二說逸卿足有現貨十萬。生意流通。可調度至五六十萬。第三家中父沒母存。一姊一妹。均已出嫁。第四成婚後。自置住宅於上海。決不回居本鄉。第五悉數照辦。雅雲言既然如此。擇日文定可也。介紹人依普通俗例行事。吾家兒媳。決無拒絕之理云云。陳逸卿棄妻重婚一節。雖未實行。已有成議。且按下慢表。說到橡皮股票一事。當時可名曰社會之神經流行病。上海前任總商會會長嚴筱舫。以從政起家。領袖上海商界。富比陶朱。兼營票

第四十一回 託名實業春夢一場 絕世奇才錫山兩代

號事業。山西幫票號。執上海金融界之牛耳。嚴氏老成望重。人咸欽敬。病沒後。其子子均。嗣父之業。亦商界中長材。乃橡皮股票崛起。嚴子均亦牽入旋渦中。以素具信用之人。登高而呼。響應者自衆。其每日買賣之鉅。較戴家寶陳逸卿。有過之無不及。至人格之清高。非彼二人所能頡頏。惟家中起居。殊爲奢侈。每食山珍海錯。羅列滿目。每出必車麟麟馬蕭蕭。絕塵而馳。有子女多人。咸入男女學校讀書。以學校離家甚遠。早晚用馬車接送。寄午膳於校中。無如學校食品。大都惡劣不堪入口。以致諸位少爺小姐。每飯不飽。歸家泣訴父母之前。子均夫婦。意良不忍。託人商於校長。令廚子煮特別菜以進。願出膳費加倍。而各校不允。不得已。覓學校左近之朋友家。使辦佳肴。以供給男女公子。始笑逐顏

開。卽此一端。可概其餘。著數人者。可謂橡皮股票之中堅人物。讀今後橡皮世界一文。歷言橡皮之需要。且謂家常什物及各項車輛之必需。橡皮者無論。嗣後蓋造房屋。亦將舍磚瓦而代以橡皮云云。未免言過其實。論股票之漲價。立時致富。誠然可待。亦思橡樹自種植以迄收穫。應經若干年。收穫之後。用人工或機工製成各種物品。應用若何手續及資本。前者則十年樹木。斷非朝夕間所能收效。後者則原料製成貨品。須經過幾番之構造。似亦購票時所當慮及。况公司實有幾家。資本究竟若干。所出售之股票。是否有規定之額數。僅據該公司印送之說明書。信口開河。未聞有他種事實。足以證明。但見舉國若狂。父詔其子。兄勉其弟。上海營業甚多。舍橡皮無可措意者。上海股票多矣。舍橡皮

第四十一回 託名實業春夢一場 絕世奇才錫山兩代

股票無可致富者。不料晴天霹靂。突發大聲。所謂橡皮股票公司。頃刻煙消火滅。發起之外國人。席捲所有而去。戴家寶等所開之錢莊三家。亦即牽連倒閉。嚴子均同遭破產。搖動上海全市。自光緒帝十六年。南北震源正錢莊倒閉鉅款以後。未有如此次橡皮股票風潮之劇烈。綜計全上海損失。爲數幾達千餘萬。因外人之關係。將釀成國際交涉。上海道台不得已。以官廳名義。向洋商訂借銀三百五十萬兩。以維持市面。始風潮平息。戴家寶之於金慧仙。竟成泡影。連家中黃臉婆子。幾不能保。遑論小老婆黃雅雲。正興高彩烈。預備嫁闊老爲丈夫。可以大出風頭。其心理與陳逸卿。希望人財兩得亦相同。豈知彼此一場春夢。合於俗語叫化做官。叫化停。大約兩方紅鸞星。均未照臨也。嚴子均將遺

產悉數捐棄。尙嫌不敷。在學校之男女公子四人。在家中大哭小喊。連日輟學。迨繼續入校。但見各人手指所套小金戒。都化爲烏有。其窘迫可想而知。橡皮股票之前。還有支票貼現之風。竟有以五角之資本。開設錢店。而吸收存款。至萬金以外者。何謂五角資本。每二百兩期票。票費一角。以一千兩期票。分作五票。故祇要五角之資本。以此等行險徼幸之所爲。尙復成何世界。愈演愈進。全市幾無一現貨。外國銀行公會。因之發出警告。絕對不與中國錢業往來。果然值銀市結帳之期。而全市金融。不堪問訊。總計自貼現發生之始。迄完全失敗之時。中間將及一載。現銀之被吸收者。數逾二千萬。最後結束。錢莊之倒閉及擱淺者。大半。因此事僅中國人之互相騷擾。無與外人之關係。故且不贅。西國

第四十一回 託名實業春夢一場 絕世奇才錫山兩代

人之蔑視吾華人。久已視同魚肉。侵略我土地。攘奪我金錢。至無涯涘。其製造物品。確是精益求精。能投我所好。以吸我脂膏。獨吾華人力量薄弱。出其心思才力。未嘗不駕西人而上之。惜無國力爲之後盾耳。無錫人徐仲虎者。同治帝暨光緒帝初年。在上海製造局供職。精研機器之學。理化之科。巧思爲人所莫及。凡外國有新發明之具。一經徐仲虎寓目。雖無樣本。彼凝思片刻。卽能裝成致用。且可仿造無二。曾文正國藩甚爲重視。目爲江南巧匠。因而致富。歿後。其子徐祝三。襲父之業。亦熟諳科學。嘗就製造局之旁。設廠製肥皂。視舶來品有過無不及。時衆目英商祥茂洋行肥皂爲第一。店肆交易。咸呼爲老牌肥皂原料。不外皂筴蠟油二物。係化學工藝品。徐祝三精心考究。命名祥茂。物質不弱。

於祥茂而定價較祥茂減半。時長江上下游祥茂之銷場。每年達數百萬兩。及祥茂出品。商販逐什一之利。咸舍祥茂而就祥茂。於是祥茂大受打擊。祥茂曾請英政府註冊。許其專利。是靠國力保護者。聲勢甚大。爰以冒牌影射。控祥茂於英租界公廨。凡華洋訴訟。例諸平日。華人勝訴之案。十不得一。其時祇有外籍律師。可以出庭辯護。此案兩造律師。原告爲赫司坦。被告爲包和。均美國籍。開審之日。祥茂洋行一味仗勢壓迫。徐祝三長於口才。反唇相稽。滔滔不絕。原被告供述既完。兩造律師開始辯論。反覆敷陳。各有理由。會審官蔡匯滄難以駁詰。其時我國商標註冊等章程。概未頒行。華商人毫無保護之方。原告言既爲華人。不應用西文爲商標。徐祝三答祥茂既是洋商。亦不應刊祥茂洋行漢

文之字。爭辯良久。徐祝三袖出康熙字典。檢草部內蕨字。言此字並非杜撰。華人用華文。有自由選擇之權。初不知某字是冒。某字非冒。原告方面無言可答。會審官乃判祥茂爲敗訴。自此祥茂肥身。大出風頭。銷路日廣。徐祝三名望日隆。一日不知東邦以求商品之暢銷。恃中國爲尾閥。而結果弄巧反拙。蓋商人天職。苟有隙可乘。有機可圖。無不思利用之。以達一己之目的。無論中外商人。初無二致。日本所造之仁丹。與從前清快丸大致彷彿。及見上海出品龍虎人丹一項。有同音之嫌。遂要求中國官廳。出示禁售龍虎人丹。中國官吏以顛預著名。一聆日本人之言。嚇得魂不附體。絕不查考原由。貿貿然惟命是從。以一紙公文。令龍虎人丹不得發售。不知該項人丹。固早經呈請北京內務部准許。

立案者。非別種假冒可比。據人試驗。仁丹暨人丹。質點實不相同。曾有奉賢縣青村港地方姚姓子。借仁丹鬧出一場笑話。農人姚永貴。勤儉刻苦。白手創業。有良田數十畝。生子阿莊。襲父之業。復置田數十畝。連歲豐熟。棉花稻穀。收獲非常之多。於是年有增加。三四年間。又購得二十七八畝。足有百畝之家。豈知永貴阿莊父子。相繼染疫而死。永貴妻柯氏。阿莊妻饒氏。姑媳寡鵠。幸饒氏遺腹舉一雄。姚姓祖宗。不致爲若敖之鬼。遺腹子請老學究題名姚旺丁。小字興興。寓人丁旺盛。興起吳興之意。家道小康。當然衣食無憂。光陰荏苒。姚興興已屆八齡。所居鄉僻。不但無讀書人。卽稍識之無者。亦寥若晨星。柯氏饒氏。尙有一點見識。謂欲日後保守家產。非延師教興興識字不可。乃禮聘鄰村顧家駿

第四十一回 託名實業春夢一場 絕世奇才錫山兩代

秀才當西席每年致送東修制錢三十千文從此姚姓家庭多故蕩產
傾家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詩曰

天。地。本。來。爲。逆。旅。 可。憐。擾。擾。夢。難。醒。
改。良。物。質。根。科。學。 壽。比。高。山。萬。古。青。

第四十二回

西席爲門生借箸 東瀛搜世冑藏書

却說奉賢縣姚姓。兩代孀婦。幸有遺腹男兒。小名阿興。乃祖母柯氏暨乃母饒氏。當然視同珍寶。年至八齡。禮延顧家駿秀才爲西席。初教之識方字。姚興兒雖田家之子。天姿尙不魯鈍。二三個月光景。已識得方字二千。乃教之讀三字經千字文神童詩等啓蒙籍。亦易琅琅上口。九歲開讀四子書。至十一歲八月間讀畢。接讀詩經。流光如駛。忽已十五齡。柯氏饒氏不脫鄉村習慣。遍請親鄰作伐。欲與聯姻。興兒以溫飽之家。又爲姚氏獨一無二之愛子。自然惟意所欲。事事如願。際此情竇早開。最當注意者爲色戒。及聞祖母暨其母擬爲攀親。不禁躍躍欲試。同

村錢姓女子名巧雲。小家碧玉。風致嫣然。年紀長姚興兒一歲。自幼恆到姚家閒走。妾弄青梅。郎騎竹馬。與興兒素所親暱。近日眉目傳情。靈犀暗逗。興兒之母。默察情形。見錢巧雲又面貌姣好。性格溫柔。遂稟白慈姑。倩冰人達意。錢巧雲之父。作小負販。家無隔宿之糧。固歆羨姚氏富有者。一聆此語。欣慰之極。復知興兒芸窗攻苦。屢聞其師顧秀才之贊美。立即央能作字之鄰居。繕就閨庚一紙。交付冰人。柯氏姑媳究屬村嫗。豈能破除迷信。况全靠此興兒接續姚氏香烟。他日之希望無窮。婚姻何等鄭重。有求神問卜推算命宮之必要。爰延南橋鎮著名算命先生李鐵口。將錢巧雲八字詳細批評。詎料缺點甚多。流年兇惡。星宿不佳。若配年少之丈夫。不但傾丈夫家業。且足使夫也不祿。柯氏姑媳

聞之。毛髮森然。祇得作罷。孰意興兒忘餐廢寢。愁緒萬分。饒氏不忍拂愛子之心。一面多方安慰。一面博訪周諮。另倩高明星家。重行推算。其結果與李鐵口無二。饒氏焦急非常。祕不令興兒知悉。柯氏本茹素。誦經有年。猛省家中所供南海大士。靈驗非凡。誠求必應。乃齋戒沐浴。焚香祝告。求得第二十八籤。下下婚姻。項下註不利字樣。再叩首祈求。得第十二籤。下下。竟註明須防剋夫。柯氏登時灰心。半晌無言。姑媳二人暗中商酌。看來此段姻緣。終歸絕望。第貿然發表。恐興兒不免感傷。惟有因循敷衍。再圖良策。好在興兒年尚幼稚。不須急急進行。冬去春來。一年容易。姚興兒及錢巧雲父女。目盼捷旌旂。耳聽好消息。乃遲之又久。不見所有舉動。害得錢巧雲難爲情。不入姚門者半載有餘。興兒已

第四十二回 西席爲門生借箸 東瀛搜世胃藏書

屈二八青春。正心花怒放之候。巧雲更不必說。枝上鶯聲。陌頭柳色。良辰美景。觸目興懷。一日興兒侍坐祖母與其母之側。其母以言探興兒。對於巧雲。能否割愛。俾可另繫紅絲。孰知興兒之心。匪石難轉。知高堂迷信於算命求神。斷非空言所能轉圜。當時不置可否。晚間安臥。輾轉思量。不得不用詐術以愚堂上。黎明卽起。奔往館窠。向顧老師深深叩拜。顧家駿茫然不知其所以。急掖之起立。詢欲何爲。興兒受顧老師教。育已逾八年之久。平時師弟極爲親密。無事不談。興兒鍾情於巧雲。乃祖母乃母迷信乎闡造。以致好事未諧。前因後果。顧家駿均頗明瞭。今覩興兒若斯態度。猜得定與姻事相關。及一再詢諸興兒。只是呆若木雞。似乎略有垂淚光景。顧家駿慰之曰。汝倘有爲難事。吾均可代汝辦。

理不妨直言告吾。吾與汝分屬師生。情同兄弟。勿必隱諱。興兒至此。以手拭淚云。夫子大人明鑒。門人姻事一端。早經夫子洞悉。目下家祖母暨家母。迷信錢女命宮之多舛。觀善籤語之不吉。遷延半年以外。決計別作良圖。門人萬萬不願偷錢處事。果不諧。門人終身誓不娶妻。爰思設一條苦肉計。以促家祖母家母之覺悟。但真正弄出窮禍來。則重闢亦有性命之虞。祇有假裝自殺之法。總使不傷兩代老人之心。而門人性質愚拙。不知有無此種質鼎之藥物。以蒙蔽一時。求夫子有以教之。顧家駿縐眉蹙額。謂興兒曰。何必如此。以生死要求老人。不可謂孝。且裝假死以欺騙老人。尤不可謂孝。汝其三思。興兒一聆斯語。復泫然出涕。因請其老師指示一法。且曰。夫子倘不許。門人爲此。門人恐將真正

第四十二回 西席爲門生借箸 東瀛搜世冑藏書

送命矣。想夫子亦不忍出此。顧家駿左右打算。實屬兩難。不得已向興兒附耳低語。如此如此。興兒欣然會意。又過幾日。柯氏姑娘見前日興兒態度似非專屬意於錢巧雲。卽託親友多人。選取門當戶對人家。討取閨造。錢女則決意放棄。興兒不得不照顧老師計畫實行。一日上午。興兒方入館室。才三四十分鍾。說耳目眩暈。卽往臥室偃息。顧家駿面有愁容。入見柯老太太饒太太兩代女東家。報稱興兒今日神氣頹喪。面色灰白。未知患何疾病。柯氏姑娘正在驚疑。興兒無端臥病。茫然不知所以。應否請醫生診治。聞顧老師之言。陡喫一驚。二人復飛步走進興兒臥室。詳問致病原由。興兒默不作聲。兩日時時上泛。兼之寒熱交作。口內嚙語。姑媳大驚失色。立遣急足速名醫王孟溪臨門。一面請顧

老師共商療治之策。顧家駿故作張惶。謂今日興兒突然生病。情有可疑。容不才赴其臥榻之前。盤問一切。斯時王醫猶未上門。柯氏以下。人人焦急。顧家駿至興兒臥榻前。啓口問病狀何如。病苦何如。興兒一味搖首不語。雙頰上有淚痕。家駿瞥見興兒枕畔。有絕小紙包一個。隨手取來。開看。大喫一驚。拉住柯饒二氏衣服。飛跑出房門。低聲說壞事了。……令少爺危險之極。剛看枕畔有此一包物件。恐喫下毒藥。將若之何。姑媳二人。嚇得魂飛天外。渾身發抖。兩手亂搓。口內大喊。怎麼辦。……急不暇擇。將家駿包圍。云請先生救興兒微命。公侯萬代言罷。倒身下拜。家駿忙還禮叩首。說老太太及太太不可急壞。現在是否服毒。猶未證實。且所服何項毒質。亦未查明。萬一不虛。不才略識救濟之

方。包管令少爺無害。以愚意測之。此種名安神藥丸。倘服食不多。用些微藥水。就可將毒質解去。決不妨礙。請老太太及太太放心。此時興兒外房家中上下人等。擠在一處。個個驚駭非常。惟興兒師弟兩人。心內明白。正紛紛擾擾中。報稱王醫生已請來。現在客座候引導切脉。柯老太太云。醫既延來。應請立一藥方而去。迨王醫入臥房。按次診視。終視舌苔。覺得興兒無所謂病。不知是何原因。全家大驚小怪。然亦不便說破。將計就計。隨手開幾味輕淡藥劑而去。無非佩蘭葉全福花霍香蘇梗之類。柯氏姑媳女流胆小。一聞珍同拱璧之興兒。竟欲服毒自盡。一時心如刀割。欲哭無淚。求西席顧先生竭力救護。完全拜託。王醫生之藥。雖請立方。決定不服。於是顧家駿趕回家內。取來外國藥水一小瓶。

用開水沖之使興兒服下。謂柯老太太饒太太曰。包可轉危爲安。萬無一失。不過此兒所欲不遂。致有此固執之行爲。還請老太太等從長計議。有以慰其心。果然姚興兒厥後與錢巧雲。有情人成爲眷屬。其祖母與母排除迷信。以茫無知識之鄉婦。而幡然一變。亦難能而可貴矣。殊不知姚興兒自殺之內容。爲顧家駿代爲設計。卽假日本仁丹爲毒藥。以要挾其祖母與其母。作者知無一人不啞然失笑也。日本商人以龍虎人丹。傾軋其仁丹銷路。遂假華官之專制。以摧殘人丹。豈知天道好還。造物有時。巧爲安排。以快人意。湖南省當局。以日本仁丹。冠有中華民國字樣。移咨上海關監督查辦。查出影射國貨之仁丹。有四種之多。一律禁止售賣。斬斷葛藤。此事不先不後。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之概。

第四十二回 西席爲門生借箸 東瀛搜世胃藏書

但日本各種貨物行銷上海者仍日多一日。其初不過磁器及小兒玩具。迨後逐漸推廣。歐洲戰事之前。僅上海一隅。所銷日貨統計達一百三四十萬。歐戰開始。西洋來貨告乏。日貨乘勢掘起。其數激增幾百萬。非特行銷吾國。有蒸蒸日上之勢。卽其近年對於工商業之研究。亦復不遺餘力。凡西洋各國所有之物。咸能悉心仿造。自戰事起。而各國製造品缺乏。亦仰給於日本。因此日貨之銷數更暢。在日之工廠。非常發達。工價遂增加一倍有奇。工價既增。貨價亦較昔者大漲。中以洋傘毛冷牙粉皮夾洋鏡等爲數最多。洋傘毛冷尤大宗中之大宗。洋傘約占十之五六。毛冷近年暢銷無匹。後又仿造洋針。運到上海。翼奪禮和洋針之利。蓋禮和洋行。係德國商人開設。其針最著名。然日本所造。究竟

物質不敵德製。限於長江一帶。其商標有飛馬有狗有手槍。綜觀日本銷貨之尾閭。以江浙兩省內地爲冠。蘇州杭州嘉興湖州一帶。交通便利。藉火車輪船之力。均可輸運。至於北省銷路。彼處亦有直達日本之輪船。皆直接在大阪定貨。不必假道上海。吾國距離日本甚近。所定之貨。不過三四星期。卽能運到。且源源不絕。故上海營日本貨物之商人。價值之漲落。無大出入。然亦各視其手段如何。所獲餘利。或百分之七八。或至十二三。若金價減低。則幣制上可大得便宜。囤積之戶。無不有三倍之利市焉。日本既於商業工業上孜孜研究。精益求精。故一躍而爲亞東第一等強國。試觀其提倡文化事業。亦不惜金錢。不懈精神。以堅忍之心志。運敏捷之手腕。殊令人爲之咋舌。中國開化最早。古人著

第四十二回 西席爲門生借箸 東瀛搜世胃藏書

作之書史。已有四千年之資格。稽其卷帙。眞所謂汗牛充棟。徒以歷朝變亂頻仍。散失消燬者。不可究詰。幸而存在。莫不視同拱璧。爲千古環寶。乃竟有瓊寶而不知愛惜。被東鄰所利誘。任其捆載以去。國祚之不臚。無待著韻。滿清一代。大內儲有四庫全書。天家寶藏。誰有福份以窺其究竟。在江蘇浙江兩省藏書之府。曰文瀾閣。曰文匯閣。曰文宗閣。洪秀全發難。粵西蹂躪半中國。文瀾文匯文宗三閣。悉燬於兵燹。清代中興。惟浙江之文瀾閣。稍稍回復。其他不可再覩。浙江夙爲文物之邦。私家所藏書籍。亦冠於全國。第一爲寧波范氏。范係書香舊裔。有名竹漪軒主者。性情風雅。學問淹博。世業。家資甚厚。主人以每歲盈餘。悉數購辦古版書籍。藏之於閣。閣名天一。閣外造花園。亭謝參差。岩石錯雜。

地。址。雖。不。甚。寬。廣。而。布。置。幽。雅。頗。饒。古。致。植。有。桂。花。樹。多。株。每。值。中。秋。令。節。皓。月。當。頭。露。溼。香。浮。悠。然。意。遠。又。雜。蒔。果。樹。四。時。不。斷。桃。樹。尤。夥。陽。春。三。月。燦。爛。若。雲。霞。觴。詠。其。中。不。啻。李。白。春。夜。之。游。天。一。閣。之。書。籍。雖。不。及。文。瀾。等。三。閣。之。多。而。宋。刻。孤。本。實。非。少。數。主。人。科。名。不。過。諸。生。酷。嗜。金。石。商。彝。周。鼎。摩。挲。不。釋。故。擅。鍾。鼎。文。家。有。姬。人。一。名。奏。綠。能。作。詩。詞。兼。工。吹。笛。花。晨。月。夕。園。內。開。筵。宴。客。主。人。必。令。寵。姬。當。筵。弄。笛。忽。而。穿。雲。裂。石。忽。而。鳳。舞。鸞。翔。極。奏。笛。之。能。事。主。人。偕。其。姬。人。比。肩。吟。詠。望。之。若。神。仙。中。人。主。人。正。室。生。子。二。長。子。未。冠。而。夭。主。人。年。五。旬。餘。死。次。子。生。而。不。慧。幾。莫。辨。菽。麥。主。人。既。死。姬。人。相。繼。而。亡。家。漸。中。落。所。謂。天。乙。閣。蛛。網。塵。封。終。年。扃。閉。無。人。顧。問。園。景。亦。三。徑。就。荒。惟。主。人。次。子。

第四十二回 西席爲門生借箸 東瀛搜世冑藏書

尙知前人手澤。不可廢棄。故有人慫恿其出售天乙閣之書籍。但搖首不語。時范氏家業。并計之。猶有三十萬金。竹漪主人次子。舉生儘可享。用。豈知事事外行。連養兒子之法。未曾學會。年未四十。已嗚呼哀哉。無後。以遠族之人承繼。此繼子脫除竹漪主人氣息。其入繼也。無非狹金錢爲目的。始以竹漪主人所遺少數現貨。任情揮霍。甫期年而現貨告罄。接續將不動產變賣。陸續花用。世傳之兩浙鹽商引票。早經歸併於他商。至於奸猾之徒。隨時隨地。所在有之。復有慫恿售書之人。此種范氏承繼人。豈有不甘之如齡。聽其指揮之理。有向爲上海古董業之哈少芝。探得范氏天一閣收藏極富。其中宋元明清各代古版之書。不知凡幾。宋代原刻。尤爲稀世之珍。又知其後人不肖。志在易錢。私心竊喜。

蓋出售古書之人。往往不識價值多少。十不滿二三。者有之。如知家藏書籍之可寶。則斷不願以之易柴米。自甘窮餓終身。此一定之事理。當時哈少芝特附乘輪船。往寧波訪尋。至范氏家。與主人見面。先請參觀書閣。觀主人行爲。完全浪人。料此來定可得手。主人引之登閣上。但覺琳琅滿目。美不勝收。哈少芝瀕行。已與日本商人協議定當。將天乙閣之籍。運動全賣諸日本。至少可獲數萬金。而范氏方面。大約多至萬金。左右。便可脫手。已屢有本地奸商。向之磋商。因彼輩無此資本。故一塊肥羊肉。懸宕迄今。及哈少芝推窗四望。居然亦感歎起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詩曰。

月圓花好事非常。

兒女癡情似水長。

第四十二回 西席爲門生借箸 東瀛搜世冑藏書

第四十二回 西席爲門生借箸 東瀛搜世胃藏書
羨○殺○櫻○紅○無○限○美○
 鄉○環○福○地○在○扶○桑○

第四十三回

總督購遺書金陵生色 奇材遭冤獄滿族淫威

却說上海販買古董書畫之哈少芝。在寧波范姓天乙閣參觀藏書之際。兼眺閣外園景。想范姓祖宗當年何等享福。今物在人亡。令人抱無窮之感慨。當時卽向閣主人詢此書多少代價。始許脫手。范姓子莫明其妙。曾有本地人說過九千兩銀子數。彼卽答須一萬二千兩。哈少芝將書目翻閱一過。約值八萬兩以外。此種美利。豈肯放棄。卽滿口應允一萬二千。連運送到上海費用在內。哈少芝訂定明日簽訂契約。交付定銀。當日回旅館休息。翌日哈范兩方成交。由范方倩友人朱某寫立售賣書籍據一紙。附交書目一冊。先收定銀一千兩。哈少芝欣欣然遣

第四十三回 總督購遺書金陵生色 奇材遭冤獄滿族淫威

第四十三回 總督購遺書金陵生色 奇材遭冤獄滿族淫威

歸上海。忙與日本商人定議。將此項藏書全部售與日人。范氏即陸續裝箱運寄。哈少芝可得錢價十萬四千兩。不料事機不密。爲旅滬甯波同鄉會所悉。追究此事。向官廳控告范哈二人。謂其串勾盜賣古籍。竊波同鄉之外。復有浙江旅滬學會。出場抗爭。幸得保留半數。其餘早已付諸東流。此事何由而發生。因數年之前。湖州陸姓之藏書。被其後人祕密出賣於東邦。吾國文人。不勝痛惜。咸知范氏古籍亦多。早有人注意。始有此舉。陸名存齋。別字潛園主人。依附李鴻章。聲勢赫赫。曾任天津海關道之職。李鴻章功高望重。坐鎮北洋者十餘年。中日之戰。中國割地求和。威權稍損。然滿清政府。仍極倚賴。交卸直隸總督後。一時無可位置。其時朝野上下。競倡聯俄之說。西太后那拉氏。命李鴻章游歷

歐洲各國藉窺其意旨。李鴻章奉使放洋。先抵上海候船。以靜安寺路洋務局爲行轅。其左足之底。素生老繭。形如肉刺。深幾寸許。常用一僕。擅扞脚之技。手術優良。間日必爲整治。否則覺痛苦而不能步履。此次該僕不願隨之遠涉重洋。辭役而去。李鴻章征輅甫駐。陸存齋隨節同來。先遣人遍訪上海全埠之浴堂。覓一善於修脚之匠。果得之於五馬路滄浪亭。名曹其林。旬容人。召赴行轅。奏刀一試。李鴻章大爲快樂。賞以銀幣十枚。於是陸存齋詢諸曹其林。願否跟隨往外國。倘願往者。陸則給予每月薪水銀幣七十枚。曹其林不敢遽諾。歸商於家人。其家人咸慫恿之行。遂決。陸存齋卽畀以百枚銀幣。爲安家及治裝之需。當時人皆目爲奇遇。不料曹其林得銀以後。正一一置備。而突然神經患病。

第四十三回

總督購遺書金陵生色

奇材遭冤獄滿族淫威

夜間驚悸不能成寐。語無論次。不出旬日而死。人僉云。曹其林命宮可貧不可富。無福消受貴人之提拔。且言陸存齋諂媚李鴻章。人皆鄙薄其行爲。然而愛書成癖。搜羅海內真正宋版書籍。雖費千金。亦所不恤。儲藏之室。號麗宋樓。其宅第在湖州城內。巍峨宏敞。頗壯觀瞻。麗宋樓在後進。構造精緻。其書或排列紅木架上。四面均裝玻璃。或儲箱內。箱以美國抽木製成。蓋上均標明日錄。架上亦有書目。所謂牙籤玉軸。坐擁百城。雇用管理人二名。專司其事。樓之後有花園。卽所稱潛園。是有亭樹。一堤楊柳。半畝荷花。嘯傲其中。清閑之福不淺。所惜陸存齋投身宦海。終其身不克享此清福。厥後病沒。宦囊無幾。蓋消耗於購書者甚鉅。又因公賠累之處亦不少。致家道日衰。會日本靜嘉堂文庫主任

巖崎滄。攜鉅金來上海。收羅中國前代之書籍。陸存齋之子名浣竹者。竟以麗宋樓藏書三萬餘卷。悉數割讓於彼。得墨銀十萬二千圓。其事極祕。外人無知之者。巖崎滄一既獲此寶物。晝夜運返東瀛。由島田彥慎作麗宋樓藏書源流考。印成巨冊。以誇示中外。此事始盡披露。江蘇常州人呂景端進士。在上海首聞消息。時盛宣懷亦丁憂在籍。呂景端急往告知。饒商贖還之法。擬與以加倍之價值。而日本不許。幾成國際交涉。呂盛諸人不得不忍痛放棄。故迨范氏不肖子重蹈覆轍。保存國粹之學者。急起力爭。始截留十成之四五。兩江總督端午橋。名方別字陶齋。爲滿洲優秀份子。金石書畫靡不嗜好。古籍搜求尤不遺餘力。聞湖州陸氏已失此家藏之祕寶。懲前毖後。未雨綢繆。探知杭州丁叔

第四十三回 總督購遺書金陵生色 奇材遭冤獄滿族淫威

治家亦有珍藏宋版之籍。乃籌撥公款銀七萬五千圓。向丁姓如數購買。且擇地清涼山之麓。撥款建築金陵藏書樓。以貯此項古籍。封疆大吏留心國粹。自當如嚮斯應。頃刻集事。惟書之宋刻善本。不及陸存齋之多耳。丁叔治之先代。家業素封。又掇科第。有名帖瞻者。博學好古。並精研金石鐘鼎之文。能作小篆。刻圖章。名播藝林。紹興趙之謙氏卽出其門下。故趙之謙擅書漢魏碑文。海內稱爲絕調。嗣後象賢繼起。先業不致失墜。丁叔治之許割讓此項書籍。其意私家之物。年久必致散佚。不如付諸公家。轉可永久保存。故決意爲之。其所見未可厚非。並不若陸氏之因貧所致。亦不同范氏之不肯行爲。然不遇大力者如端方其人。恐卒同歸漸滅。由此見之。日本人振興實業。注意文化。淺幾無孔不

入。安得不成亞洲領袖之國哉。上海爲各種作奸犯科之淵藪。亦爲忠孝俠義之產生地。良以水陸交通。華洋綰轂。或公或私。報仇雪恨者。一。至上海。得已出手。清光緒帝癸卯歲。上海有四川人鄒容。撰革命軍一書。轟傳邇遐。鄒容原名紹陶。隻身自原籍來滬求學。年不滿二旬。初入製造局廣方言館肄業。繼而入愛國學校。與之共同提倡革命者。爲蘇報館主筆章炳麟。中政府要求領事團懲辦。領團乃飭英租界巡捕房拘拿。於是鄒容章炳麟同時入獄。結果判決監禁西牢。鄒容二年。章炳麟三年。後鄒容以年少性躁。未期年死於獄中。章炳麟刑滿出獄。迄今優遊滬上。卽人人仰望如泰山北斗之太炎先生是。同時北京有沈蕙者。亦主報館筆政。鼓吹革命。不遺餘力。爲政府所逮捕。繫步軍統領獄。

第四十三回 總督購遺書金陵生色 奇材遭冤獄滿族淫威

嚴刑逼供。竟被斃於杖下。此皆民黨中堅份子。不怕死。不變節。海內咸知。廣西省是革命黨人秘密運動之策源地。洪秀全之役。當時亦發軔於廣西。地理與歷史。自有相互之關係。方上海北京以文字激勵人心之際。巡撫廣西者爲王之春。知民黨中人潛伏廣西各地者頗多。王之春欲一網打盡。乃問計於幕僚。幕中張其鏗性情陰險。代王之春計畫。謂之曰。老師欲保全祿位。惟有悉誅民黨。欲悉誅民黨。惟有乞援於外人。龍州爲法國通商之埠。曷若求法人相助。遍地偵探。大索黨人。則政府必將不爲次之遷擢。王之春聞言大悅。卽密派人赴龍州。與法領事密商。許以種種權利。豈知事機不密。爲民黨所悉。原籍湖南之萬福華。年近四旬。饒有胆略。性情亢爽。在十八歲時。由原籍從軍。值中法之戰。

輾轉而入廣西。雖識字不多。能瞭然天下大勢。近見清政府日趨腐敗。知舍革命不能挽回。遂脫離軍人生活。投身民黨中。思以激烈手段。對付滿清。是黨中強健之人材。聞王之春假借外力。大發憤恨。誓有以鋤去之。朝夕刺探。欲伺隙而動。王之春非常驚駭。潛自出省。化裝商人模樣。長隨兩名。僞爲經商結伴而行。一肩行李。由西江乘小輪達廣州。轉赴香港。搭招商局海輪抵上海。以洋涇浜長發棧爲行轅。啓行時絕無知者。越數日。萬福華偵知王之春不在署中。卽跟蹤往廣州。既而知已去上海。乃亦追至上海。喘息未定。急奔到各大棧房調查。方明悉行轅所在。萬福華甫於本日上午抵埠。既查知後。覺飢腸轆轤。卽赴洋涇浜南首小飯店中果腹。復入長發棧。而王之春赴友人之召。入英租界四

第四十三回

總督購遺書金陵生色

奇村遭冤獄滿族淫威

第四十三回 總督購遺書金陵生色 奇材遭冤獄滿族淫威

馬路金谷香西菜館宴會。萬福華轉身尋至金谷香。正王之春自馬車內走出。剛入門。從樓梯拾級而登。萬福華急不可耐。身畔取出手鎗。對王之春背後射擊。但聞轟然一聲。王之春命不該絕。未曾擊中。子彈穿過樓梯。萬福華欲發第二鎗。詎知金谷香門前。正爲巡捕崗位。巡捕一聞鎗響。近在咫尺。飛跑過來。從萬福華身前將其抓牢。口內狂吹警笛。使鄰崗協助。立刻金谷香門前。行人麇集。就近東西站崗捕。一齊趕到。見兇手就獲。遂將萬福華解入總巡捕房收押。且說王之春雖被擊。未中。而魂飛魄散。嚇得呆立樓梯旁良久。泊巡捕押兇手而去。圍觀之人亦漸散。斯時請客之主人。從房間內走出。謂王之春老帥受驚。請仍入座。飲酒壓驚。王之春無心應酬。告別上馬車回棧。有頃。上海官場均得

租界偵探飛馳報告紛紛。命駕至長發棧請安。一面由道台咨照巡捕房。飭派探捕至行轅護衛。翌日。報紙騰載此事。人始知廣西巡撫王之春被暗殺未成。及租界會審公廨審訊萬福華口供。人始知此案因政治專制而發生。萬福華開審幾次。大意謂王之春假外人之權力。幫助滿洲政府。不惜殘害同胞。爲一己升官發財地步。吾爲同胞除此民賊。不幸目的未達。是天亡吾也。任定死罪。決無怨望。訊其同黨何人。現在何處。則均否認。謂吾一人主意。與他人無涉。一再研詰。矢口不移。於甲辰年十月十三日。中西官判監禁西牢十年。越三年丁未。有大鬧西牢案。西員復指萬福華爲主使。判加禁十年。及辛亥武昌起義。滿清推倒。民國肇興。萬福華始出西牢。而恢復自由。上海自朝鮮人金玉均被洪

第四十三回 總督購遺書金陵生色 奇材遺冤獄滿族淫威

鍾宇刺殺一案後。迨萬福華行刺而未中。厥後金琴孫遭人暗殺。從此暗殺案層出不窮。有心人可以覘世風之大變。試述金案。上海浦東。爲濱海之區。居民夙以煮鹽爲業。於是販運私鹽者。日多一日。遇緝私之營兵。弱者舍鹽而奔。強者且與營兵對敵。故鹽梟拒捕之案。時有所聞。而以上海浦東之范高頭爲魁。范高頭既爲鹽梟。又爲盜首。橫行浦東西華界。莫之敢撻。商民受其害者。不知凡幾。兩江總督魏光燾。江蘇巡撫恩壽。患之。飭屬嚴緝。終不可得。金琴孫本操洋貨業。多財善賈。爲上海商業領袖。捐納江蘇候補道員。由商而入官。恩撫台以此事暗屬金琴孫辦理。語之曰。若能除此大害。擒獲范高頭者。則以實缺道台爲酬。報金琴孫心動。然稔知此舉不易措手。故請不以時日爲限。恩撫台許。

之。金琴孫返滬。探悉范高頭有死黨兩人。一名陸掌華。一名潘雲。癖性均嗜酒。往往倚范高頭之勢力。酗酒滋事。且好漁色。強佔閨女。姦淫有夫之婦。無惡不作。人皆側目。畏范高頭者。并畏此兩人。金琴孫先結識此兩人。日招飲於妓院。與之通蘭譜。袖出鈔票數百番。供其揮霍。百計交歡。而不言所以。過數日後。復給以鈔洋若干。陸潘相見恨晚。一夕招陸潘赴普慶里鮑家妓院。開筵暢飲。酒綠燈紅。鶯啼燕語。陸掌華潘雲。祥得意之極。微有醉態。舉杯謂金琴孫曰。大哥寵愛某等。如斯優渥。得勿有要事見委耶。如其然也。某等當爲大哥盡力。赴湯蹈火。所不敢辭。金唯唯。第曰。事誠有之。然不關緊要。姑緩幾日無妨。今日祇可淡風月。乃引滿杯一吸。而盡。指在座侑酒之堂。差二名。謂陸潘曰。愚兄特爲作

第四十三回 總督購遺書金陵生色 奇材遭冤獄滿族淫威

代請二位老弟。今夜與之攜手同行何如。斯時潘陸二人手舞足蹈。答稱大哥之命。豈敢有違。金琴孫令該二妓不得先行。原來指與陸掌華者。爲兆貴里金筱娟。指與潘雲祥者。爲清河坊王蕊仙。實則侑酒之前。金已打過招呼。妓院中人。只看阿堵面上。無事不可爲。營業如此。曷足爲怪。當晚席散。繼以碰和。迨和局告終。已三點鐘。陸潘果然由金王二妓偕之而去。又越二日。金琴孫招陸潘至一枝香西菜館宴會。仍是叫不少之局。妓女圍坐若肉屏風。酒酣耳熱。陸潘重問大哥今日可說否。究屬何事。琴孫故作囁嚅狀曰。恐老弟等力有不逮。奈何。陸潘被激。皆暴怒曰。大哥太輕量某兩人。某等乃有不能幹之事耶。琴孫舉酒杯曰。愚兄失言。老弟發怒甚。是請自罰酒一杯以儆戒。姑俟赴耳目不多之

處奉告。既而一枝香宴罷。三人同出。金琴孫卽延陸掌華。潘祥雲。偕乘自備之馬車。至其家內。甫坐定。陸潘卽問何事。琴孫猶不直說。已而曰。欲拘一人耳。陸潘起立。以手拍胸。齊聲曰。是何難哉。某等今夕可以立致。琴孫方附兩人耳邊。如此如此。此時左右皆揮之去。惟有三人。在室。陸潘聆悉之下。似有遲疑之態。金琴孫手探衣袋內。取出獎扎二件。授諸陸潘。彼兩人固能閱自己名姓者。見赫然者己之名。皆授于總職。乃決計照行。復密議良久。始與琴孫告別。嗣後琴孫每日與陸掌華。潘雲祥晤面一次。覘其有無變化。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詩曰。

長。白。峯。高。毓。秀。多。
崎。嶇。蜀。道。歎。如。何。
蕭。梁。片。土。今。何。在。
應。悔。當。年。設。網。羅。

第四十三回
總督購遺書金陵生色
奇材遭冤獄滿族淫威

第四十四回

北地英雄半生賈志 西商奴隸一旦多財

却說金琴孫自與陸掌華潘雲祥。祕密商量拿捉范高頭之計。隔十餘日。范高頭因有大幫私鹽。在浦東候其支配。故是夜住宿爛泥渡家中。原來范高頭並無正式家眷。均是姘識。多數係強奪硬佔而來。共有六個女子。一個住浦東張家浜口。兩個在爛泥渡鎮上。其餘住浦西。一個在南市王家嘴角。兩個在租界上。惟有時到租界。尙不敢明目張胆。對於外國人稍稍害怕。其時外國人亦久仰其名望。不敢輕易惹禍。且有幾名中外包探。與之暗中往來。得其水費。華界探目嚴頌眉孫晉發等。往往一鼻孔出氣。斷不能令之拘捕。上海官廳早洞悉其內幕。所以恩

第四十四回 北地英雄半生費志 西商奴隸一日多財

撫臺委任金琴孫負責辦理。迨陸掌華等偵知其住於爛泥渡。忙告諸琴孫。琴孫密令南市滬軍營派兵二十名。全副武裝。深夜擺渡。掌華等先伺於左側。及官兵達范之住所。團團圍住。而後叩門。范高頭頗機警。拔出手鎗。跳躍出門。門既啓。見官兵光臨。卽開鎗拒捕。官兵還擊。正開始格鬥。陸掌華潘雲祥從旁轉出。范高頭見之。以爲定來助己。迨走近范身。詎知其左右裔住。奪去手槍。官兵一擁而上。用兩付洋鎊。繫鎊其兩手。連夜解入營部。滬軍營統領楊金龍。驗明正身。調江海關輪一號。長龍炮艇二號。星夜押解至蘇州。撫台衙門訊辦。恩撫台發交蘇州府知府嚴訊一堂。恭請王命。就地正法。而強橫無比之范高頭。卒綁赴王廢基刑場斬決。梟首示衆。大憝伏誅。不得不歸功於金琴孫。恩撫台

拜發奏本。鋪敘金之勞績。籲請政府破格錄用。特授道缺。以踐前言。金亦預備走馬上任。一過道台大人之臆。豈知福星未照。凶煞先臨。金本來無一夕不到妓院。自范氏正法。人咸知爲金之計畫。指日高升。所以朋儕巴結非常。於是此花酒大王。卜晝卜夜。留連於名校書妝閣。四馬路石路普慶里孫金寶。夙爲琴孫青眼。是夕琴孫因應酬過多。精神疲乏。擬往孫金寶房間假寐片時。再赴宴會。乃剛下馬車。步入里門。水果攤旁邊。閃出一人。出琴孫不意。舉起最新式長五寸勃郎林手鎗。對準琴孫頭部轟擊。砰然一響。琴孫倒於地上。距離孫妓之門口。不滿一丈。當時里口人聲鼎沸。而兇手已從里底逸去。因此里四面可通。不必向石路走出。會審公堂暨巡捕房。循例驗屍緝兇。而此案久久不破。故人

第四十四回 北地英雄半生賣志 西商奴隸一日多財

皆不明真相。街談巷議。范高頭被誅。有長江青幫首領張天王。適在上海。知范之死於金手。張與范稱莫逆交。一時俠氣奮發。其意先殺金。以代范復仇。次殺陸潘。以洩同類相殘之恨。陸潘兩人。一聆金遭暗殺之消息。立即乘北洋天津輪船遠遁。以避張天王之鋒。後之事遂闕焉。無聞。金琴孫計除范高頭。非與外人交涉。本書之旨。不關外人者不載。而何以詳述彌遺。因外人動稱有關租界治安。試問金遭暗殺。是否妨礙治安之舉。乃未見嚴究何也。昔司馬遷作史記。游俠爲之列傳。暗殺案日出不窮。雖世變之亟。而與史遷之微意相符。所惜吾華地大人衆。嫻習武術者不多。北地尙覩其人。江南著名文弱。近代武俠小說。汗牛充棟。吾敢斷言。悉屬憑空臆造。以吾所知。若直隸靜海縣霍氏。可以傳已。

霍氏世居靜海小南河村。夙以技擊傳家。名聞四遠。其家設練武場一片。有祕傳絕技一項。名迷蹤。綠林不逞之徒。一聆擅長迷蹤者。爲之慄慄恐懼。至霍恩第。行第二鄉人稱爲霍二爺。交遊甚廣。富於俠氣。江湖技士無不慕其名來相親灸。拳術之外。尤善使刀劍二器。生男子十人。第四子名元甲。髫年猶多疾病。體瘦弱。若不勝衣者。與諸兄弟之壯健迥殊。霍二爺憎其無丈夫氣概。不令其習武藝。嘗謂他人曰。此子不肖。慮損吾祖宗威望。然元甲雖遭排斥。以性之所嗜。日從旁窺之。伺其父與諸兄弟不在練武場之際。獨運其精神。勤加簡練揣摩。久之有所心得。嘗與鄰里諸少年嬉戲角逐。當之者悉敗北。莫敢再試。二十七歲赴天津。賃居津埠曲店街懷慶會館。懷慶產藥材。凡販運藥材之商人皆

第四十四回

北地英雄半生賣志

西商奴隸一旦多財

第四十四回 北地英雄半生費志 西商奴隸一日多財

居焉。有壯夫三名。共舁牛膝一件。重七百餘斤。但見三人脚步欹斜。氣喘若吳牛。厥狀殊苦。元甲嗤之以鼻。戲以巨棒荷二件。疾行數十步。態度安閒。行所無事。三壯夫舌橋不能下。入晚。集壯夫十餘名。抬巨石一方。將元甲臥室之門堵塞。以試其力之若干。翌晨。元甲啓門見之。運用其神氣。以右足乘勢蹴石。騰擲至數丈以外。衆驚詫其神力。咸謂得未曾有。於是遠近聞風。請執贄爲弟子者。戶限爲穿。而元甲虛懷若谷。一味謙遜。只允互相研究。教學相長。絕無覬然爲師之意。庚子年。京津義和拳匪事起。渠魁韓學信。慕元甲之勇力。天生欲用以爲助。不次遣人敦聘。賸以白銀百兩。官禮四色。元甲斥爲邪術。目爲妄人。深閉固拒。不稍示以猶豫。韓學信心中大憤。誓必推倒霍元甲。蓋韓學信自以爲亦

精通國術。其黨徒不乏奇材異能之子。遂訂定日期。率黨與元甲鬥爭。元甲諾之。屆期。元甲孤身。手持雙刃飛舞而前。白光一片。冷氣逼人。敵皆辟易莫敢前。韓學信不知利害。亦舉刀迎之。二臂受創甚劇。衆如鳥獸散。天津日報曾紀其事。越年餘。有俄羅斯人薩尼諾穆。來中國鬻技。迤邐至天津。自稱世界第一大力士。徧貼廣告。下綴數語云。世界可稱大力士者。第一爲俄人。次爲英人。又次爲德人。他國人不與焉。元甲見之大怒曰。外人侮我太甚。我必一雪其恥。俟其開幕之日。元甲入場。欲與俄人角。高下。薩尼諾穆遣譯人趨元甲前致詞曰。西人售技。無非圖衣食以餬其口。不得不張大其詞。以博觀衆之贈與。願公宥諒。元甲謂須易詞登報。不得分別爲某國某國。而目無中國。薩尼諾穆從之。元甲

第四十四回 北地英雄半生賣志 西商奴隸一旦多財

始無言。復越數載。有英國力士惠哈密斯。至上海售藝。其廣告有云。腹上能承重八百斤之鐵砧。腕力能挽汽車倒行。滬人士聞所未聞。觀藝者殊盛。元甲見諸上海報紙。爰自津滬滬。倩譯人往詢。欲與該英人一試其技。而惠哈密斯已啓程往南洋各島矣。乃與其班主約定。明年三月間。請惠哈來比較。以三千墨銀圓爲采。如何方爽約。則須罰旅費五百圓。由電燈公司西人平福作證。元甲遂留滯上海。未幾又有紅種人黑種人。相繼來滬。皆號大力士。欲在張園售門票以獻技。聞霍元甲在此。卽相率他去。次年三月之前。不料英力士之班主及平福。均託詞遁去。元甲知之大笑。元甲乃就張園設擂台。懸金卜彩。宣言於各報云。世人譏我國爲病夫國。余卽病夫國之一病夫。至望天下健者光顧。有以

一拳一足加我者。當以金表一枚。金牌一塊。奉爲紀念。夫我國打擂台之舉。自古有之。小說家形容盡致。輒稱聚四海英雄。比較武藝。寓凡事競爭則進步之意。結果強中更有強中手。弄得非死卽傷。其提倡尙武精神。實爲立國之元素。霍元甲此舉殊不可少。當時不乏三五人。自恃男兒好身手。膂力方剛。登台與元甲比武。無不披靡。抱頭鼠竄而去。兩旬之後。有自名東海趙者。不言籍貫。大約係海州人。生得長七尺以外。面如鍋底。鼻高口闊。軀體肥碩。從人叢裏縱身而上。請元甲動手。元甲打量此人。多少有本領。卽鞠躬爲禮。慰藉之曰。余爲我國人一雪病夫之羞。君同是國人。又爲同道。在理君宜相助。安可兄弟鬩牆。致貽笑外人耶。東海趙置之不理。乃起與之較。元甲虛與委蛇。略作周旋。推東海

趙墮地而已亦自撲於地曰無分勝負君可以休矣東海趙猶不自量。鬻元甲不已然元甲終不肯使之受損仍不發展其技僅曳東海趙左足使臥於地而止東海趙愧忿交加踉蹌而去數日後復嗾其業師張文達來其勢汹汹圖報復以洩忿元甲雅不願同室操戈拱手相讓請張文達上台主持自甘退休詎知張文達大言不慚相逼太甚睥睨元甲如無物元甲不能忍遂與張文達交手元甲只展用十分五之力張文達大敗倉皇遁走時上海各學校正發起學習拳術霍元甲之能力有目共賞教育界結合延請其創辦體育會以培養教練之人材元甲允之創會名精武從游之人源源而來成效卓著迄今支分派衍此類武術團體日異月新皆精武體育會爲之嚆矢我國尙武精神漸使社

會注重。悉受元甲之賜。可痛者。元甲名望偉大。卒爲東鄰陰險小人嫉視。爲其所害。竟使賁恨而歿。緣有日醫名秋野文治郎。與元甲鄉人馬嘉卿友善。適元甲攫微疾。乃就診秋野文治所設醫院中。近日本人研究技擊殊盛。虹口設立柔道會。朝夕孜孜。秋野文治因介紹之。柔道會員遂邀元甲參加該會。既臨場。柔道會中堅份子龜三郎。猛力撲元甲。元甲執住其手。龜三已膚裂骨折。復被元甲推墮地上。腰脅受重創。其餘日人相顧而却步。嗣見龜三呻吟中。招秋野與之耳語良久。秋野元甲相偕返。秋野堅邀元甲。在其院中晚餐。尊敬之態。過於往昔。餐罷談笑而別。翌日午刻。元甲忽如中風狀。口眼歪斜。舌木強不能言語。手足震顛不已。又明日而卒。年僅四十有二歲。全上海之人。凡知有霍元甲

第四十四回 北地英雄半生賣志 西商奴隸一旦多財

者莫不揮淚。最可異者。秋野文治郎不知何往。倏告失蹤。本無家眷。其開設之小小秋野醫院。亦頃刻閉門。所雇看護二婦。亦不知蹤迹。此事非謂秋野謀斃。其誰信之。若衡以佛氏果報之談。輪迴之說。則必秋野文治之前生。死在霍元甲手內。故今生如是還報。閱者勿必笑其中日重洋遠隔。國籍不同。萬無其理。試以作者所聞證之。清帝同治季年。上海城內有朱榮堂者。充法租界卜德門洋行看門之役。生性馴良。作事謹慎。頗得洋東信任。期年後。拔升爲跑樓。凡銀錢出入。關係重大之事。非朱榮堂不辦。榮堂益矢勤矢慎。一切該洋行業務上機要事件。榮堂皆得參預。如是者數年。一日。洋東接巴黎拍發之急電。家內有緊要事。促其返國。行務不及結束。遂委任朱榮堂庖代大班之職。瀕行。以鑰匙

一把。交付榮堂。並囑之曰。余臥室內有鐵櫃一具。所貯者皆有價證券。價值鉅萬。復有租界地產之道契七宗。完全無缺。亦非常可貴。君須鄭重保守。無事不可輕啓此櫃。余茲行約計週歲。始得重到上海。他日定交鉅款。以酬典守之勞績。朱榮堂唯唯受命。洋東擁擋就緒。不日上道。榮堂送別於吳淞。從此主持卜德門洋行。時來福湊。營業蒸蒸日上。流光如箭。忽忽一年已過。而洋東信息杳然。年復一年。魚沉雁杳。洋東之存亡。均不可知。迨星霜六度。行務更覺發展。資本較昔時多至倍蓰。時已在光緒帝十年份。會有全國鉅富胡雪岩。事業失敗。一旦破產。不但中國金融機關。咸爲搖動。凡洋商之與有來往者。亦遭牽累。全國受其影響。朱榮堂清夜籌思。洋東未必再來。即使再來。我則可藉口市面變

第四十四回 北地英雄半生賣志 西商奴隸一旦多財

動。惟有改弦更張。攷慮既決。卽將卜德門牌號取消。易名豫興洋行。據爲己產。組織定妥。乃啓鐵櫃。出有價證券售之。得銀十餘萬兩。復出七宗道契之地產。俱已變成精金玉。估價可二十餘萬兩。加以行中轉運之活本七八萬兩。共計有四十萬以外。自可成面團團富家翁矣。舊有城內九畝地住所。祇平房三間。傾欹低小。當然憎其陋窄。乃購買鄰家基地。從事建築。恐人之誚其貧兒暴富也。乃拜喬家浜世代簪纓之朱氏望族。認爲同宗。所建住宅。不必說精緻異常。陳設華美。更覓地於北市。建造第二邸宅。城內僅有客堂而無廳事。城外則造大廳一座。五開間三進。高大而堅固。購馬車以代步。另有自備包車。朱榮堂父母早經下世。以向來貧乏。故棺木暴露。未曾安葬。此時家資充足。尙稱不忘

其本將雙親築壙埋葬。以祖宗墳墓風水吉利。得有今日。於是大加修葺。種柏樹數百株。開溝渠一道。安葬父母之日。排場闊綽。雇僧道多至三四十名。應有盡有。假陸家浜海潮寺。建水陸道場。五晝夜。適北市住宅亦同時落成。大設筵席以讌客。世俗無非勢利之輩。上海社會尤工於錦上添花。見朱榮堂日長炎炎。當然饋贈之禮物。堆積如山。燈紅酒綠之際。有榮堂密友胡煥如。進言曰。老友年近四旬。尙乏令郎。尊夫人恐難以生育。理論亟宜納寵。爲嗣續計。豈不聞孟子之言。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乎。榮堂一聽。立即向胡煥如作揖。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詩曰。

古來燕趙產英賢

絕技迷蹤累代傳

第四十四回 北地英雄半生賣志 西商奴隸一日多財
衰○草○白○楊○蕭○瑟○甚○
存○亡○勘○破○是○雲○煙○

第四十五回

父債子還報施不爽 霜寒冰至作備何人

却說朱榮堂華屋落成。置酒宴客。當興高采烈之際。至友胡煥如見其尙乏子嗣。勸其納妾。爲嗣續計。榮堂一聽。正合其心理。請客既罷。卽託知己之友數人。四出物色佳麗。顧妓院中人。當時以爲未必生育。且身價數鉅。榮堂若捐棄一筆大款。殊覺吝惜。還是求諸小家碧玉。旣省經濟。又得處子。不出一月。發起人胡煥如爲之作伐。求得南翔鎮李姓女子。名阿芳。其父開裁縫作。年齡二十。因有戀人與之私逃。爲其父母追尋歸來。嚴加管束。絕不聲張。又以其非完璧。暗中許字人家作妾。胡煥如略有所聞。輾轉央人關說。遂由朱榮堂娶之爲妾。言定茶金四百五

第四十五回 父債子還報施不爽 霜寒冰至作備何人

第四十五回 父債子還報施不爽 霜寒冰至作備何人

十塊。即日過門。李阿芳姿首尙稱不惡。朱榮堂見已有瑕玷。不甚十分得意。仍宿於正室之日爲多。其正室因此懷孕。榮堂此時躊躇滿志。另擇合意之地點。再建別墅一所。翬飛鳥革。畫棟雕梁。爲將來娛老行樂之地。連城內擴充之老宅。已有三所。正室腹中一塊肉。顯著之後。榮堂不得已。多宿妾處。一日與妾擁抱朦朧間。自覺身坐豫興洋行寫字間內。忽聞人人報客到。榮堂卽起身相迎。而一西賓已昂然入室。右手攜杖。左手持皮包。諦視之。卽昔日之洋東也。相與握手就坐。歡然談別後情形。言次。洋東將皮包打開。出一紙授於榮堂。滿紙均洋文。榮堂雖不解。而覩其格式。知爲西式之賬單。榮堂方欲啓口。詢其原因。而洋東已失所在。大叫怪事。驟焉驚醒。原來南柯一夢。其妾亦爲叫醒。適雇用之

女僕進房報喜云。太太產一位公子矣。榮堂頓有所感觸。消息傳出。凡至戚好友。紛紛咸來道賀。莫不頌以千里駒英物等吉語。獨榮堂惘惘若有所失。因受戚友禮物。勉設湯餅之筵。及期賓客盈門。歡呼暢飲。而主人翁愁眉不展。短歎長吁。衆賓異而問其故。榮堂蹙額曰。此兒來向余索債。余已知之。雖然老夫耄矣。今日光顧諸公。將來當可證余之所言耳。其時朱榮堂財雄勢盛。人方健羨。聆此言者。都以爲故作謙抑。或出生年月日時之冲犯。致有此迷信。皆不在意。且說榮堂新生之男子。取名維榭。寓維繫門榭。不使失墜之意。雇媪哺乳。正室視如珍寶。惟朱榮堂看之平淡。概不顧問。自呱呱墮地。迄四五歲。無日不患病。無日不需醫藥之費。今日西醫。明日中醫。今日內症。明日外症。人葠猴棗珠粉。

第四十五回 父債子還報施不爽 霜寒冰至作俑何人

第四十五回 父債子還報施不爽 霜寒冰至作俑何人

犀黃藥鋪醫生結成不解之緣。五歲以後。疾病稍減。而性格暴戾。往往野性發作。凡家具什物。不識美惡貴賤。動手拋擲。毀壞無算。見玩具則必不可少。雖價值不貲。其母亦爲之購入。十歲之後。漸有知識。其母言於榮堂。擬延師課讀。而榮堂一味推諉。置之度外。以致終日嬉遊。驕蹇之態。亦卽萌芽。專喜與鄰近無賴子爲伍。衣服非綢緞不穿。飲食非珍錯不進。及十五歲時。榮堂患時疫下世。於是財政悉歸維楣母掌握。其母任情放縱。凡蟲魚鳥獸。金石絲竹。車服聲色。所欲者悉羅而致之。雖頃刻千金。亦不愛惜。尤喜結交下流社會。拍馬吹牛之淫朋狎友。鬻聚其門下。流氓馬夫。翻戲黨拆白黨。無不奔走趨奉。如向其開口銀錢。則立刻應允。此等不逞之徒。當然以嫖賭引誘。朱惟楣賭則搖寶牌九。件

件精明。一擲千金。毫無吝色。嫖則長三書寓。不究妍媸優劣之實際。合俗語瞎子喫死蟹。隻隻好。北里中無不知有小朱者。其揮霍無度。真駭人聽聞。要緊完之綽號。盡人皆知。如斯濫用。不到四五年。將乃父朱榮堂所遺家產。消耗殆盡。其母獨居城內老宅。維楣至此。遷母於租界新屋。而將老宅變賣。時值可得三千塊墨銀。彼祇以一千九百塊脫手。迨屋價領到手中。復於北市兩所住宅內。各增造戲台一座。購京戲用之衣飾器具。完全無缺。約費萬金之譜。不敷甚鉅。託一班無賴朋友。分頭代爲借債。人知其猶有兩所住宅。決不致喫倒賬。且可盤剝其重利。不料纔及半年。復將二新宅所。拆賣淨盡。其母則不知所終。當其在張園安壇第。爲陸蘭芬而與趙小廉爭風。流氓馬夫。一呼百應者。正恣意揮

第四十五回 父債子還報施不爽 霜寒冰至作俑何人

霍之時。待家產用完。貧無立錐之地。竟藉拉人力車以生活。至此朱榮堂吞沒洋東鉅金之公案。始告段落。可知轉胎之說。其理不盡虛誣。否則彭生豕啼。杜回現夢。何以左傳大書特書。惟朱榮堂以西人轉胎爲子。更覺新穎。閻羅天子之法權。豈竟推行及國外耶。蓋作善降祥。循環往復。實有不可逃之公例。上海一隅。讖緯因果之傳聞。更僕難終。今以關係租界華洋官吏之法權者。連帶而縷述之。揚州有綠林渠魁徐寶山。小名老虎。非自幼名虎也。人因其兇猛似虎。故羣呼爲老虎。方老虎在揚州爲鹽梟首領。長江上下游之勢力。偉大非常。官府思剷除之。而不敢動。滿洲端方字午橋。署理兩江總督。始設法招撫。懸鹽捕統領之崇銜。以羈縻之。徐寶山果然受撫。嗣後洗心革面。孜孜向善。一反曩日

之行爲。人每贊美之。顧徐寶山目不識丁。性情又極暴躁。苟有人觸其怒者。王八……混蛋……脫口而出。蓋未離綠林時故態也。清帝宣統三年。武漢起義。各省聞風響應。揚州紳商軍學各界。初共議推徐寶山爲都督。後改定名稱曰軍政分府。徐寶山概屬茫然。嘗詢幕友曰。軍政府與統領較。孰爲大。幕友乃爲之反復解釋。始欣然任事。所拍發電報中。許多北伐文字。悉由幕友撰稿。呈諸寶山。寶山不加可否。僅畫十字於紙尾。卽令照發。迨南京成立臨時政府。下剪髮之令。寶山殊爲反對。語人曰。啗綽號老虎。虎威在於尾。辮豈可除哉。蓋其迷信甚深。曾知水滸傳有武松打虎事。因此不敢履吳淞境。以武松吳淞音相近也。江蘇都督程德全。讌諸將於上海。寶山亦與會。見座客均無辮。自慚形穢。立

第四十五回 父債子還報施不爽 霜寒冰至作備何人

召雍髮匠去之。公畢附輪返揚州。此次來往皆經吳淞口。不瑕問禁忌。心中大不懌。不出數月。竟被炸而死。其事維何。徐寶山嗜古玩。在上海時。購買古磁花瓶一枚。高二尺餘。色霽紅。代價銀幣二千圓。當交五百圓。言定俟歸揚州後。再匯交一千五百圓。而後由古玩鋪遣人將該瓶送至軍署。嗣後兩方照言履行。豈知徐寶山甫將貯古磁花瓶之錦匣揭開。內有劇烈之炸彈。突然爆裂。大聲隆隆。徐寶山登時倒地身死。肢體殘缺。殘不忍觀。其呈匣之長隨。同時炸死。一時軍署內紛亂如麻。各界爲之震悼。而送匣之人。猶在門房守候回書。當將此人扣留。嚴行審訊。據供爲上海管復初李文清尤小溪三人所遣。三人均業古董。於是揚州各界。公推代表。協同軍府幕友。爲徐寶山辦理喪事。一面拍電上

海道。迅令逮捕管李尤三人。道台得電。立命會審公堂簽發拘票。送值年領事簽字。由巡捕房將三人拘押。預審之下。均不認謀害徐寶山事。屬嫌疑。會審西官英國領事。不允引渡內地訊辦。因已有成例。如宣統帝元年。七月二十日。慈溪縣移提槍殺戎才富之兇犯陳蕙亭周阿五。後由屍親戎才伯戎德大。及見證陳阿四等。到廨證明。又三年。七月二十日。嘉定縣移提拐犯楊生林。經地保韓順泉到廨證明。此種習慣。非公廨會審之華官。不克明瞭。江蘇高等檢察廳。認真辦理。徐寶山被炸案。咨照公共租界會審公廨。須將管復初等三人。解歸內地。正會審關炯作書復之。中述租界設官章程。及歷年成案。可知租界司法權之喪失。由來者遠。其函云。

第四十五回 父債子還難施不爽 霜寒冰至作俑何人

第四十五回 父債子還報施不爽 霜寒冰至作俑何人

敬復者。接奉鈞函。以英領對於徐案嫌疑犯管復初李文清尤小溪。不允移交。囑敝廠按照函開各節。檢示英領。以免誤會而釋爭執。自應遵諭轉達英領。藉籌對付。惟念事關國際交涉。雖在下愚。苟有所知。正不妨陳述意見。共籌對外之良策。查上海會審公堂之設。本以前清同治七年。上海洋涇浜設官會審章程爲根據。按照章程。領事當然不能有所干涉。惟日月變遷。事實遂不無更易。檢前清光緒三十一年。滬道上外交部文。對於領事提犯簽字之條。案語云。此項習慣。租界行之已十餘年。不若由條約逕與訂明。是領事簽字。在光緒三十一年以前。爲條約外之行動。而自三十一年續訂補充之條約。則此以爲正當之辦法矣。此對於領事干涉提人之不得不申言者。

也。至英領對於徐案。非俟證人到庭。不能交解一節。查此項辦法。本無章程條約之根據。惟檢諸敝靡歷辦舊案。其在前清時代已如此。論作俑之何人。固不勝放棄主權之慨。而在敝靡職司審判。於業經辦有成例之案件。欲恃無後盾之口舌。以與之爭。無論來靡陪審之副領。每推諉爲無權過問。黠者且以事非今始。反唇相譏。論國際之原則。本無習慣可言。論事實之發生。則已積非成是。善後乏策。愧慙交加。此對於預審一節之不得不申言者也。至上海商埠。稱爲租界。與我國內地自行開放之商場。性質不同。雖在我認爲祇有租地蓋屋之權。而在彼已不認爲民法租借之例。租界二字之名義不明。雙方之見解愈誤。種種窒碍。非從根生解決。必不足以挽已失之國權。

第四十五回 父債子還報施不爽 霜寒冰至作箇何人

而固將來之領土。此又不能不仰望鈞聽之力。與維持者。又有進者。滬人士每謂租界喪權之舉。大半發生於光復以來。在敝靡同人。奉職無狀。正宜深自引咎。惟念民國成立。各項官制。尙未正式釐訂。故統系混淆。辦事之困難日甚。卽就敝靡而論。在前清時代。爲完全審判機關。遇有聲明條約及其他交涉發生。均由滬道提出於領事團。故得力多而收效速。若以敝靡當外交之衝。不特於交涉上難得勝利。且於本案上易起決裂之端。此又敝靡光復以來辦案之困難情形也。

讀是函。可見租界法權。我國早被攘奪。卒使徐寶山被殺之案。不克水落石出。一雪其冤。因此釀成華洋訴訟之不平等。而華洋之勢力。亦顯

分高下。如巡捕房以維持公安爲職務。於保護法律自由之外。絕對的取干涉主義。乃對於華人以華文報告事件者。除有碍治安之危險。行爲暨物品外。大都置之不理。在華人慣肆欺詐。攻訐誣陷之風。誠不能免。然苟略識英文一二。易爲英文報告。則不論事之虛實。必派探偵查矣。馬立司馬德里。有奉天人宋姓者。向在北方政界。故家內祇留婦女。主婦宋張氏。年近六旬。素性悍潑。專蓄婢女。苟姿容明媚者。或爲妓。或作妾。藉以收一筆鉅數。身價可稱無形之女子販賣所。其待遇諸婢。備極苛刻。敲扑箠楚。日逞淫威。偷品貌不揚者。尤凌虐難堪。稍不遂其意。則以燒紅之鴉片烟籤。刺其下體。呼號之慘。耳不忍聞。初鄰右不曾注意。久而久之。左右人家。漸知內幕。同里有彭世芳者。讀書明達。聞而髮

第四十五回 父債子還報施不爽 霜寒冰至作俑何人

第四十五回 父債子還報施不爽 霜寒冰至作俑何人

指乃作書報告捕房。臚列宋張氏之罪惡史。聲明願到堂作證。徒以寫本國文字。捕頭熟視若無睹。彭世芳大憤。復投函各報館。請其刊載。報館編輯。以宋張氏大背人道主義。大書特書。且加按語。謂負維持風化之責者。不可不懲一以儆百。爲工部局西董所閱悉。令捕房訪查。捕頭不獲已。派包探中西各一人。密查此事。豈知二十年前。捕房辦公人員。已皆持竹槓主義。乃遣探夥示意宋張氏家。宋張氏積得造孽錢不少。央人向包探緩頰。自願奉番佛一千尊爲壽。俗語財可通神。結果以查無實據四字。蒙稟捕頭。將此事打銷。彭世芳歎息至再。恐反遭宋姓之害。爰挈眷遷居別處。時交夏令。馬路旁所擺水果攤。容易腐爛。工部局衛生處西人。往往出外巡瀝。見有上項之事。定去干涉。然百密或有一

疏。有業匯票之西人。星期閒暇。自北四川路家中。徒步南行。至天津路。偶見小販。手攜奉化桃子兩籃。沿路兜售。半已潰敗。該小販不知利害。又以血本攸關。不忍割捨。該西人對之。戟指詈罵。其意人若購食此種腐爛之桃。必生疾病。該小販誤會西人欲向購買。將籃內蓋面之桃子。雙手奉上。不料被西人飛起右足。將小販猛踢二下。嚇得小販呆若木雞。西人復將放在人行道上之貨籃。一齊踢翻。弄得遍地酥桃。不堪上手。恨恨而去。行人駐足而觀。不在少數。該小販幾乎落下眼淚。殊不知西人非權限內事。何必橫加干涉。乃該西人自以爲熱心公益。回到家中。作成報告書一通。不必說是滿紙橫行字。送到巡捕房。捕頭一見爲匯票西商所報告。立刻派捕。協同衛生處西人。往天津路一帶巡察。欲

第四十五回 父債子還報施不爽 霜寒冰至作俑何人

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詩曰

悟○撤○男○兒○索○債○來○
振○興○教○育○當○今○急○

仍○甘○爲○虜○守○錢○財○
大○地○河○山○可○喚○回○

第四十六回

鼠牙雀角揚外抑中 西鑠東鷄滿員漢道

却說匯票西人。逾越權限。既用足踢販買水果之苦力。又報告捕房。請嚴厲取締。出售腐爛水果。捕房即派探捕。會同工部局衛生處。將天津路一帶水果攤。概行驅逐。一班攤戶。叫苦連天。眞屬無妄之災。不得不將攤基放棄。改爲沿路喚買。區區細故。若由華人用國文報告。俗語云。白造有字紙而已。巡捕房豈肯受理。又如會審公廨訊案時。所用之言語。通行華語也。故外國律師到堂。必隨帶華文繙譯。以代傳達。然遇華洋人涉訟時。華人供詞用華語。華文口供單。不准由本人自核。洋人供詞。仍用其本國之語。並無舌人譯成華語。俾對面人有所辯駁。即會

第四十六回 鼠牙雀角揚外抑中 西鑠東鷄滿員漢道

第四十六回 鼠牙雀角揚外抑中 西鱗東鶴滿員漢道

審之華官。亦在不求甚解之列。但由領事心領神會。便已判決。其判決書。都由領事署起草。華官不過隨同畫諾。此非深悉會審內容者不知。然語言文字。猶其小焉者。手續上之顯分優劣。已如是。至精神上則更難言矣。如洋人控華人。控訴狀由領事官送達。可無須本人具狀。則華人控洋人。亦可由地方官以公文移送領事署。此爲當然之舉。條約具在。無庸研究。然而中國官與民之地位。相隔幾許。平民安敢乞靈於聲勢赫赫之官廳。代我無告之民。移送公文乎。即肯移送。又有領事方面之阻力在。蓋條約雖如是云云。而以華官歷來未經照辦。外人認爲中國人自願放棄權利。苟使華官代人民起訴。領事且故意認華官爲原告。要求到堂備質。如蘇州天賜莊博習醫院白醫生。攜鎗赴野外獵鳥。

誤斃鄉民一案。吳縣地方檢察長。以官廳名義。移文上海意國領事核辦。此正華官之履行條約。乃意領事要求檢察長到庭起訴。可嘆弱國無外交。條約即不能有效。訴訟之第一步。華洋不平等已如是。若進行審案手續。精神上之軒輊更屬顯然。遇有華洋控案。華官預以審期商之領事。屆朝領事照約蒞庭。問供宣判。大有主客易位之勢。此尙爲洋人訴華人也。若華人與洋人互生糾葛。以華人忍無可忍。往訴之領事。當領事庭訊之期。事前既不知照華官。俾可爲觀審之整備。倘遇案情重大。藉口彼國司法獨立。輒以國內法打破國際條約。而拒絕我之觀審。可嘆實甚。夫上海爲全國著名商埠。正商人發展才力之地。何以華洋商業。兩相比較。華人每不能望其肩背。此不能不歸咎於政治之不

第四十六回 鼠牙雀角揚外抑中 西鑠東鷄滿員漢道

良。試觀時和洋貨號定貨一案。時和在南京路東段熱鬧之區。開設較早。營業頗爲發達。上海洋貨號分數等。上等者能自翻花樣。別立商標。向外國機織廠定製。運來中國銷售。則此項貨品。便爲定貨人之專賣品。別家不能仿造。此向章也。至號家與外國機織廠。不能直接交易。由洋行爲之居間。此洋行於商業類中爲介紹業。此介紹業既受定貨者之委託。則在委託範圍之外。斷不能有伸縮餘地。委託有連屬者。有各個者。凡洋貨號之定貨。爲各個性質。則一次委託。定製某項貨物者。若干箱。洋行卽依其委託之目的種類及數目。以轉定於外國廠家。及廠家運貨來上海。受委託之洋行。義務由此完了。至該洋貨號所自擬之花樣及商標。別家不能仿造。卽受委託之洋行。亦不能自由代定。代定且

不可。何況銷售。中國商事習慣上。與外國之商律。均有明白之規定。上海商人。豈能獨異。蓋中國雖乏成文之商法。然商事習慣。頗與商事原則相符合。不過手續較爲簡單。標布中有一種九鹿牌。係時和號自定之花樣與商標。委託英商天祥洋行。代向英國機器織造廠定製。是時和號爲委託者。天祥洋行爲被委託者。交易有一定之範圍。彼此皆不能行動於範圍之外。乃時和以該項標布。通銷於長江下游一帶。每年定貨。因之有增無減。不料銷路既旺。遂爲該洋行所垂涎。時和有時僅定貨一百箱。該洋行則代定二百箱。時和有時並未定貨。該洋行則通電自定。及貨至上海。先通信於時和。謂九鹿牌標布。已代定若干箱。何日到貨。何日滿期。如不出者。將代行銷售。時和以翻成之花樣。業經暢

第四十六回 鼠牙雀角揚外抑中 西鑠東鷄滿員漢道

銷內地。決不願由洋行自行出售。勢惟有受其原貨。然一經受貨。則價格又惟該洋行自定。此事如在外國。豈不可訴諸法律以解決。是天祥洋行逾越委託範圍。當受民事上制裁。而且盜用商標。可以發生刑事。乃我華商之時和號。竟漠然置之。蓋華人習處此忍辱負重之下。明知訴訟之必不得直。故忍氣吞聲順受之。此一案也。不啻代表全體華商。無訴訟之能力。閱者諸君。將疑時和號自甘退讓。近於自己放棄權利乎。無已。又有協盛興麵粉一案。在協盛興者。南市老馬路上雜糧行。當中國麵粉廠。尙未發達之初。所需用之機製麥粉。大都購自美國。而由上海洋行代購代運。清帝光緒中葉。協盛興向克魯森洋行代辦美國粉若干萬包。當成交時。訂明麵粉爲紅狗牌商標。紅狗牌之粉質。究竟

若何。克魯森並無貨樣。但知紅狗牌確爲美國頂貨。中國商人。不驗貨樣。以耳爲目。其妄從。可想而知。然以外國人最重商標。憑標購貨。在我雖無真實的商事經驗。以爲必可憑外人之寶貴信用。以免華商之受欺。孰知隔數月。貨至。啓而視之。則皆紅色劣下之粉。協盛興憑中向論。乃該洋行強辯云。君所定購者。爲紅狗粉。紅者粉之色。此粉爲餵狗之食料。故曰紅狗。購紅狗而得紅狗。又何論焉。協盛興知爲克魯森所欺。騙持紅狗爲該貨之商標。以與之抗辯。並邀集中外商人。檢閱定單。而定單係英文作準。英文上書紅狗商標。該洋行則指爲並無牌字。協盛興則質問商標二字。作何解釋。相持不下。協盛興欲以牌貨不符。提起訴訟。又以各外國有領事裁判權。國際條約上載明。被告爲何國人。卽

第四十六回 鼠牙雀角揚外抑中 西鑿東鷄滿員漢道

向何國領事衙門控告。克魯森爲德國商人。應向德領署起訴。華人在外國領事署訴訟。既無華官爲之主持。必不得勝訴。不若靜待對方作原告。則訴訟管轄。可移之會審公堂。會審公堂有華官。以華官審理華洋訴訟。或可稍爲平允。華商人之厚望華官也如此。其實條約所訂觀審。乃相互的。而非片面的。特中國官吏。向未按照條約實行觀審。故商民遂認爲華官無權過問。至本屬原告。而甘以原告爲被告。本華商之苦心。其實協盛興開設南市。若照以原就被之例。應由上海縣審理。而在前清時代。人民既不敢以原就被。逕至領事衙門控告。而外國人於中國方面控告。則不論被告住居何地。可逕至會審公堂起訴。又爲以被就原。吁。強國外交。無往而不勝利。弱國外交。無往而不失敗。果也。閱

時無幾。克魯森洋行以定貨不出。赴公堂起訴。中間經過通知傳喚開審種種手續。克魯森所延律師爲威金生。協盛興則請担文律師辯護。威金生担文同是英國人。各帶繙譯到堂。彼時中國人。尙未有充律師者。其所持理由若何。協盛興雖另請通英語者。從旁聽審。仍不甚明瞭。但知威金生一方。不外強詞奪理。中西官諭知展期一禮拜續訊而退。屆期。又經傳喚開審。因原告係德商。兩次均由德領事觀審。但覩兩造律師。更迭向德領陳述。華官則形同贅瘤。偶然發言詰問二三句。原告律師。或答或否。担文尙有問必答。約歷一小時。堂上德領。宣告辯論終結。三日後。發下判決書。內容不問事之是非曲直。主文竟奇極。曰該項麵粉。總計損失若干。由克魯森協盛興兩方。平均各半担負。戛然而止。

第四十六回 鼠牙雀角揚外抑中 西鑠東鷄滿員漢道

紅狗之是牌是貨。無一語及之。嗚呼。此之謂中國會審官。協盛興痛華官之憤憤如斯。急向上海道台衙門上訴。上海道台爲條約上規定之華洋上訴機關也。向章。凡洋人訴華人。第一審爲會審公廨。由華官一人。原告之本國駐滬領事。派員一人。會同審理。第二審爲上海道署。由道台會同該國正領事審理。地點則在洋務局中行之。斯時協盛興依法上訴。遷延復遷延。始聞傳喚審理。添傳中證。不異第一審。此外則有一事。較會審公廨爲特別者。大凡中國官廳愈高。則聲勢愈大。辦案亦愈以濡滯。第一審閱三個月而判決。以會審公廨尋常之衙門也。上海道台則聲勢百倍。計自協盛興依法上訴之始。以迄辯論終結宣判之時。前後共四年之久。上海道台亦易至五人。兩方訴訟之目的物爲麵

粉。因粉質之惡劣而涉訟。然麵粉非久存不變之物品。試思經過四年。又三個月後。此惡劣之麵粉。尙能保存其惡劣原狀否。卽不惡劣之麵粉。經過四年。又三個月後。亦尙能不變爲惡劣否。而官府則曰。吾公務繁忙。外交重要。豈能因爾輩一件官司。迅速核辦。爾以麵粉不能久待。又何必上訴。以此等顛預之官廳。處理迫不及待之商事糾葛。吾知雖義憤填胸者。至此亦手癱足軟。嗒然若喪。而况最後之結果。仍由道台勸令克魯森洋行。加賠損失銀若干兩。又於紅狗二字。究竟是牌子抑爲貨物。依然未曾提及。豈非可怪。此一案也。爲我國商人忍無可忍。迫而出於訴訟一途。其結果竟如此。故當日商界爲之語曰。協盛興之寧吃饅頭不吃氣。不若時利之好漢不吃眼前虧。協盛興以麵粉涉訟。故

第四十六回 鼠牙雀角揚外抑中 西鑠東鶴滿員漢道

以饅頭喻之。而時和號之經理名張漢文。則不愧爲好漢。云。作者至此。深歎上海一地。爲外人勢力澎漲之所。彼商人與外人。不能無交往。交往之中。不能無糾葛。小而涉訟。大而交涉。此世界各國所以有商律。在商務繁盛之國。并組織商事裁判所。一國之商人。互爲交易。且不能無平爭機關。以謀商事之安寧。而况中國爲施行領事裁判之國。上海又爲華洋雜處之地。政府不能安定章程。妙選人才。俾中外商人並立於法律範圍之內。以馳逐於商戰劇烈之場。以致商業永不發展。而非驢非馬之會審公廨。任其存在。說到公共租界之會審公廨。名義上尙爲中國衙門。實際上不啻爲外人之機關。蓋華人與華人之訴訟。與由各國領事輪流到庭。參預審訊。直爲混合裁判制度。不但領事裁判而已。

然前清成例。公廨用人爲滬道全權。行政爲廨員全權。迨清亡之際。外人之強迫。華官之退讓。有種種黑幕。爲外交痛史上絕大資料。蓋當時公廨會審官。均爲滿洲人。一名寶頤。一名德清。寶頤正白旗籍。監生出身。充北京內務府筆帖式。捐候補知縣。指省江蘇。德清廂紅旗籍。湖北荊州駐防。捐江蘇候補鹽大使。劉燕翼任蘇松太兵備道。遂委此二人爲公共租界正副會審官。劉燕翼浙江仁和人。其父元楷。舉人出身。原任海防同知多年。能文章。故燕翼淵源家學。少年科第。授翰林院編修。自幼侍父居上海。父官僅同知。其子時欲跨竈而爲上海道台。清政府賣官鬻爵無所不可。總管太監李蓮英。自其老姘頭死後。知從此不克久踞深宮。正值宣統帝卽位。暗自計畫。欲請年老假出宮。第自己所積

第四十六回 鼠牙雀角揚外抑中 西鑠東鷄滿員漢道

造孽之錢。不願截止。還想弄一筆臨去之資斧。於是有人介紹。包辦劉燕翼補上海道員缺。共費銀四十三萬兩。李蓮英一手成功。兩江總督張人駿亦自北京招呼。故劉燕翼領部咨抵南京。立奉飭知赴任。毫不留難。惟劉元楷雖入官場有年。宦囊不甚充足。故祇有家財二十萬之譜。寶頤爲前任直隸總督裕祿之孫。現任軍機大臣那桐之姪。家產足有百餘萬。劉燕翼託人商借二十萬。言定以正會審官爲條件。德清名義係湖北駐防。其父曾當天津武弁。故其母與兩妹向居天津。德清則在漢陽武昌間混飯吃。並無恆業。其長妹名紅珊。爲南開地方私娼。生得比花解語。比玉生香。豔名頗著。劉燕翼出京過津。勾留數日。二三知己。潛與之逛窯子。得覩紅珊。魂飛魄蕩。原來其父元楷亦文人而好色。

者。少年時卽納一姬。姑蘇人名寶寶。貌未必美。而兩朵金蓮。纖不盈握。元楷愛之甚。斟酒論文之際。必命寶寶侍於側。輿之所至。輒喚一雙小足爲樂。劉燕翼克家。肖子。年紀不過三十七八歲。實缺之方面大員。當然納幾位如夫人。爲題中應有之義。通籍後。已在上海購一青樓。中人藏之金屋。惜爲山梁出身。故不聞其名姓。今見紅珊非常漂亮。身材修短適中。由其友人代向紅珊之母說項。云新任上海道台劉大人。如何如何。如將紅珊嫁之。母女三人。享福不盡。紅珊之妹名碧珊。年華二九。同是楚楚動人。真不異東吳之二喬。碧珊聆之。亦慙慙其母。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詩曰。

空穴來風自古云。

商人血淚落紛紛。

第四十六回 鼠牙雀角揚外抑中 西鑿東鷄滿員漢道

第○四○十○六○回
鼠○牙○雀○角○揚○外○抑○中
西○鑠○東○鷄○滯○員○漢○道
白○山○黑○水○知○同○種
何○必○鴻○溝○界○太○分

第四十七回

肉食鄙夫不知羞恥 櫻花末日漸看飄零

却說劉燕翼出北京過天津時。入窰子冶游。邂逅紅珊碧珊姊妹。一見傾心。在友人前微吐收納爲如君之意。此友人當然錦上添花。代爲說合。但劉意碧珊尙未操賣笑生涯。擬納碧珊。紅珊不免有跋扈飛揚之概。而二珊之母。祇許以紅珊嫁之。此友長於外交。獻出本領。辦到二珊共事一人。效虞帝之故事。竟然達到目的。表面僅說紅珊許字新任上海關道。而不提碧珊。實則一箭雙雕。可稱風流韻事。惟二珊有交換條件在。故身價僅議千金。條件維何。卽其兄德清。要求一優美之缺。且須不出上海之範圍。劉燕翼一一照辦。結果圓滿。於是乃爲德清先籌辦。

第四十七回 肉食鄙夫不知羞恥 櫻花末日漸看飄零

第四十七回 肉食鄙夫不知羞恥 櫻花末日漸看飄零

分發江蘇候補鹽大使。然後欣欣然挈同二珊。海道南下。抵滬履新。其母由德清隨後帶之同到。賃居城內夢花樓街。門貼德公館字樣。劉燕翼布置妥貼。卽札委寶頤爲公共租界會審公廨正會審官。德清爲副會審官。名義上有正副之分。而權利平均。無分厚薄。時有江蘇候補知州王崧生。爲劉燕翼之表兄。當蘇松太道員發表之日。卽以租界會審一缺。向老表弟要求。志在必得。且同從北京到任。整備一鳴驚人。爲嶄新之華洋理事。詎知事與願違。被他人捷足先登。王崧生大以爲不然。趕往杭州劉邸。叩稟劉太夫人一切情形。原來劉燕翼之太夫人。爲王崧生之姑母。太夫人一聞兒子復納二妾。極不快樂。其時劉元楷封翁已經去世。太夫人立刻吩咐帳房。拍電報至上海。大發雷霆。劉燕翼素

日孝順其母。接電之下。萬分惶恐。親繕稟函。遣親信家丁一名。星夜返杭。呈上太夫人。謂接任未久。公務紛繁。不遑代表兄安插。正部署間。表兄已啓行。現將公牘辦好。請表兄火速回滬。到差。一面牌示道轅。委任王崧生亦爲副會審官。兼道署總文案。江海關監督署總稽核。所以博太夫人之歡心。不失詩書本色。王崧生登時闊綽起來。寶頤德清深知底蘊。所有權利。從此祇能三份分派。王崧生交際手腕亦不弱。拜會各國駐滬領事後。分頭設宴。聯絡感情。公共租界有一正兩副會審官。自此始。會審公廨。爲吾國駐在租界管理司法之衙門。本非外人所能干預。自辛亥年九月。江蘇光復。劉道台自衙門內微服逃出。匿居租界洋務局。寶頤德清亦聞警倉皇潛自避匿。并將公廨中公款。挾之而去。因

第四十七回

肉食鄙夫不知羞恥

櫻花末日漸看飄零

第四十七回 肉食鄙夫不知羞恥 櫻花末日漸看飄零

昔者中國革命家。第講民族主義。故社會上咸仇視旗人。適寶德俱籍。尤爲發急。劉道台自顧不暇。遂不再委任人員。廢事有中止之象。王崧生當然以道台爲進退。時華界禁如亂絲。風聲鶴唳。外國領事團恐有碍租界治安。不克維持其秩序。乃會議權宜之策。適舊日之正會審官關炯之。賦閒無事。作滬北之寓公。聶榕卿則爲法租界會審官。王崧生既爲劉道台至戚。又本屬副會審官。且爲漢人。民衆無人反對。遂公舉關聶王三人。主持公廨案件。一面通知劉道台。請其加札委任。以符向日之手續。此爲外人干涉公廨用人之第一步。未幾清社既屋。民國成立。外人藉口民國之政府。未經承認。僅目爲交戰團體。故於會審官之進退。持之益堅。有湖南人孫調鼎。亦江蘇候補知縣。分派上海道轅。

差遣。曾當過上海境內巡防局員。以強幹鯁直著名。光復之前二年。曾奉委署理公廨會審官。頗爲中外人所翕服。光復後。上海民政一端。由紳士李鍾珏。以江蘇都督府民政司司長名義。駐紮上海。管理舊道屬民政事宜。各縣知事稱民政長。由都督府委派。上海道屬。則事前先得司長之同意。奉賢縣民政長出缺。都督府派員赴任。詎知李鍾珏已先委孫調鼎署理。督委之員。廢然而返。嗣後蘇督遂以委缺之權。讓之民政司長。可見當時政令之不一。繼而上海領事團。以會審公廨訴訟之案。日增一日。有需人襄辦之必要。孫調鼎自奉賢交卸回上海。無所事事。乃迫而謀作官。領團卽自由雇用孫調鼎爲佐理員。輿論譁然。凡與之交誼深厚者。勸其不可就此職。李鍾珏且謂之曰。君願做官耶。抑

第四十七回 肉食鄙夫不知羞恥 櫻花末日漸看飄零

願做人耶。如猶願做人也。則此事不如作罷。孫調鼎一切不願。竟與美副領事同坐馬車。蒞會審公廨之任。吾國人政治之節操。可稱掃地無餘。此爲外人干涉公廨用人之第二步。迄各國承認民國政府後。昔時蘇松太道缺。改爲滬海道尹。人方以爲公廨用人之權。可以收回。然自孫調鼎離職回籍後。繼任者爲俞奠孫。表面上固由滬海道尹正式委任。而其內幕。則仍先與領事團接洽。然後事得成就。蓋已據爲慣例矣。此爲外人干涉公廨用人之第三步。至行政之權。在革命數星期中。亦爲外人完全奪去。記者欲詳述外人奪權之事實。不得不先言公廨內部之組織。按公廨既爲中國自有之衙門。則一切形式。及內部辦事規程。自然按照內地衙門辦理無疑。故簽押房爲廨員辦公之所。收發處

爲承轉機關。繕寫文牘。則有書吏。傳喚人民。則有差役。以及押所女監等處。亦均附屬於公廨之中。除刑事犯不滿三個月者。拘押巡捕房。五年以內者。拘禁西牢。捕房西牢。不歸公廨管理外。其餘則應有盡有。蓋完全一司法衙門。辛亥九月。上海光復。正副會審官避匿他處。時關聶諸人。尙未視事。男女押所。所有人犯。聞變大譁。外國領事團。以全廨無人主政。令巡捕房派捕照料。彼時實爲善意之協助。而未嘗先蓄侵權之意。越日。關炯之聶榕卿王崧生三人。先後接任。巡捕房亦同時派員到廨。整理一切。而干預之事。因此起。首向管男女押所之人。索取鑰匙。繼則添設外人辦公室一間。定名爲檢察處。譯其英文所書。竟作監察處。隱然寓監察全廨之職權。惟會審官與各官署往來之文書中。爲自

第四十七回 肉食鄙夫不知羞恥 櫻花末日漸看飄零

已顧全顏面。猶名之曰檢察處而已。將舊有之差役一律裁撤。而代之以巡捕。一切行政。遂入外人掌握之中。夫會審公廨。在滿清時代。誠腐敗之極。乃外人乘吾國有事之秋。以善意代爲整理。豈非吾人所甚感謝。而結果如斯。所謂國際無道德。眞爲至理名言。用人行政之權。既全歸於外人。再言公廨之財政。當寶頤德清。以族籍避嫌而逃。據上海各日報所載。該二人有空款數萬之說。嗣又見寶頤自行聲明之廣告。可見該二人於公款中必有糾葛。外人既奪我政權。然斷不能代我支持財政。在劉道台避居租界之初意。以爲革命未必成功。故身居洋務局中。意存觀望。以俟大局之平定。泊蘇州亦白旂高舉。劉道台知大事已去。所有道庫關庫二部儲存之銀款。若直接交付民軍。恐遭事後嚴譴。

若不交出。又不勝民軍之威迫。爲自己卸責計。乃將二部全數銀款三百五十餘萬。交於領袖領事薛福德氏。劉道台之自爲謀。未始不善。然款既存於外人。凡華洋間無論官款商款。苟與外人有債權債務關係者。悉取償於此款。及民國政府成立一年以外。經各國承認。於是政府派員會同上海交涉使。清理前年關道二部之款。外人將代支各款列冊報告。則會審公廨常年開支。及預算此後歲出之各項。因截留若干萬。以應時需。均逐項登記。朗若列眉。當檢察處成立之初。廨員薪水及一切開支。悉由該處按月發給。正會審官月給薪水銀八百兩。副會審官半之。按照民國所定官等。會審官之資格。不足薦任人員。而其薪水與各部總次長相埒。論者謂外人辦事實事求是。至移交清冊。亦不過

第四十七回 肉食鄙夫不知羞恥 櫻花末日漸看飄零

慷他人之慨。區區會審公廨財政。本不足計較。但不克見其回復滿清
 原狀矣。清國之時。內政之稍爲比較的優勝者。首推光緒季年禁烟政
 策。自首與英國訂明條約。不惜三令五申。示全國以必行。外人極以爲
 無上之美政。曾在宣統帝元年。各國均派代表蒞上海。在法租界匯中
 旅館。開禁烟大會。先後會議十有四次。所議定草案九條。由各國代表
 各交其本國政府察閱。而上海英租界工部局。先定分年禁止之策。因
 租界除土棧膏店林立外。尙有大中小各烟間。充滿市廛。鱗次櫛比。工
 部局每年所收之營業牌照費。尤爲不貲。突聞中國將實行禁烟。因決
 定租界禁烟之次第及手續。先從停閉烟間入手。分兩年度四時期。將
 界內烟間。調查請楚。逐期抽簽。至宣統元年十一月十九日。租界烟間。

停閉淨盡。數十年烟毒之窟穴。一旦肅清。西人作事。熱心毅力之處。殊堪欽敬。惟烟間既閉。其營業牌照捐。亦在取消之列。工部局驟然減少。此項收入。以中國人政治眼光觀之。禁烟之利在社會。一時不易收效。而禁烟之害先及於政府。中國人往往投鼠忌器。以致良法美意。半途而廢者不少。卽如裁厘加稅之舉。爲吾國提倡實業之根本政策。乃議論多而成功少。迄未實行。倘以事關國際。有外人之阻力。猶可說弱國無外交。若加稅一事。外人並非絕對不許。何以遷延又遷延。未見施行。良以國內裁厘之後。將數十年來巧取豪奪之民脂民膏。一旦蠲除。加稅之後。是否足以取償。目前難以預定。則不得不蹈常習故。以苟延此病商病國之殘喘。中國內政。大抵如斯。倘租界禁烟。因有碍工部局之

第四十七回 肉食鄙夫不知羞恥 櫻花末日漸看飄零

收入。而中途反汗。亦人情之常。外國人獨不然。認定禁烟爲必要之事。禁烟後彌補捐款。亦爲必要之事。二者不可偏廢。惟有於其他收入者。通盤籌畫。決定在普通房捐項下。加收百分之十二分。每年計得銀洋十三萬元有奇。且烟間停止。土棧暨膏店。仍舊開設。營業較前更爲發達。一班吸鴉片者。既失去吞雲吐霧之安樂窩。果能遵令戒絕者。曾有幾人。嗣後或買土自煮。或挑膏過癮。爲一定不易之方法。於是將土棧膏店。加抽執照費若干。可得銀洋六萬餘元。每年減少之烟間執照費十九萬餘元。皆有以取償。雖有少數居民。對於加收房捐。嘖有煩言。謂減去吸烟者之負擔。而加諸普通之商民。揆之於理不通。然去數十年之積毒。凡屬國民。在道德上亦應稍負責任。所加區區。不爲苛刻。而租

界禁烟。先從閉歇煙間入手。始得積極進行。法租界之辦理烟禁。大致與公共租界無異。惟公共租界。分作兩年四期。法租界則以八個月四期計算。時間略有長短之殊。租界自烟間肅清後。社會上吸烟者。未嘗少減。加之內地煙禁。日嚴一日。當時著名厲行烟禁者。爲湖南浙江二省。湖南不論貧富。凡吸鴉片者。一經捕獲。處以死刑。或無期徒刑。最輕者。一等有期徒刑。以情節之輕重定之。故因煙而犧牲生命者。實不在少數。湘南湘西尤甚。浙江則另設苛罰之條。操禁烟之當局。雇用男女偵查員。往搢紳之家。穿房躡戶。刺探秘密。所居房屋深邃之處。每繪成圖樣。深夜使人踰垣而入。將吸犯一鼓而擒之。有家產數萬數十萬者。罰極鉅之款。務使之傾家蕩產而後已。紹興杭州嘉興湖州舊府屬最

第四十七回 肉食鄙夫不知羞恥 櫻花末日漸看飄零

多。內地稍寬。然較之別省爲獨重。至貧無立錫。暨苦力之徒。務使受禁。鋼之罪刑。自數月至數年不等。故行旅一入浙江境內。莫不談虎色變。然俗語說得好。私煙越禁越好賣。因杭州拱宸橋。卽日本人租界。中國官廳權力。不克施行於日租界。於是省城內外之人。苟欲吸食鴉片者。願多出車資。羣集於拱宸橋一帶。視爲世外桃源。自清帝光緒二十年。中國敗於日本。蘇州青陽地與拱宸橋同時開埠。厥後日人竭力振興市面。而卒難達目的。蘇州妓院不設於青陽地。仍嚮聚閩門之外。杭州初亦設妓院於拱宸橋。後以營業衰落。無人顧問。相率遷徙。祇有下等妓女。若上海野鷄一類。尙零落飛翔日租界中。迨民國初元。浙江嚴禁鴉片。於是表面售淫。內幕售煙。每况愈下。成爲上海昔日小東門花烟。

間景象。無如距離杭州。有十里之遙。出入咸感不便。二三載後。煙禁稍弛。拱震橋之冷靜。尤甚於前。幾有蔓草荒烟之概。迄今往杭州之有嗜好者。祇消有人指引。仍可以一榻橫陳。享烟霞之供養。內地禁烟。虎頭蛇尾。殊可浩歎。一杭州可概全國。然而當日雷厲風行之際。凡富室鉅紳之染有烟癖者。惟有逃至上海。以圖旦夕之安。故上海寄居之人數。激增不少。循商事原則。上海吸烟之人既加多。則土棧膏店。亦必增加。斯時煙間已全停。則土膏各店之日見發達。乃屬意計之中。工部局第二步手續。即取締土膏各店。一聲令下。凡業鴉片煙之商店。末日又臨。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詩曰。

我。去。人。來。勢。必。然。
中。原。俶。擾。奈。何。天。

第四十七回

肉食鄙夫不知羞恥

櫻花末日漸看飄零

第四十七回 肉食鄙夫不知羞恥 櫻花末日漸看飄零
試觀除舊更新令 獨讓歐西著祖鞭

第四十八回

陳金聚罪不致斷頭流血 尤泰仁義無復燕瘦環肥

却說上海租界工部局。辦理界內行政。實事求是。見翻間既悉數停歇。尙有土棧膏店。凡業煙之商。遲早均須禁閉。乃次第取締土膏各店。所謂取締者。實後來禁閉之前提。雖此時土膏各店。原不在租界禁令範圍之內。然若聽其自由添設。則將來禁閉愈難。今日給照准開。明日吊照令閉。行政既體於愚民。出令亦嫌其反復。爰先規定期間。在此期間中。無論土棧膏店。祇准收歇。不准續開。彼時上海自下令禁煙。凡營土業之洋行公司。公設一專賣之處。故嗣後全上海土市。實爲該托辣斯一家所壟斷。無識之徒。以爲工部局之政策。又係俯從專賣公司之壟

第四十八回 陳金聚罪不致斷頭流血 尤泰仁義無復燕瘦環肥

第四十八回 陳金聚罪不致斷頭流血 尤秦仁義無復燕瘦瓊肥

斷工都局何以肯受人運動。而有此舉。殊不知外人辦事。均有秩序。此爲將來抽簽輪閉土膏各店之先步。蓋必先行取締。而後可以實行停閉。果也。開始抽簽之日已屆。抽簽之法。與停閉煙間之分。作兩年四期同。預計至民國六年。租界煙毒。可以全部肅清。卽此可見外人辦理行政事宜。有決心。有計畫。以視地大物博。號爲政治進化最早之中國。其施政方針及手段。反不如區區租界之自治團體。豈不可歎。厥後舉行江蘇廣東江西三省官運。特派專員。遍立機關。黏貼印花。政府貪取二千一百萬兩不義之銀。竟飲鳩以止渴。對於國際交涉。有失信之嫌。對於三省人民。作欺罔之舉。原來內地烟禁雖嚴。私販烟土之輩。隨處有之。今更明目張胆。往來不絕。而傾家蕩產。喪身亡命之慘劇。亦數見不

鮮記者試述陳金聚一案。竊爲吾民呼冤不置。武進縣鄉人陳金聚。年三十外。向業米店。父母均亡。有妻而無子女。食力尙堪自給。聞上海印花土。販運內地。可以通行無阻。每月赴上海二次。每次歸途。必攜帶數十元之印花土。販賣於鄉人。烟土之有人私販。爲日已久。陳金聚之往來上海。未販烟土之前。亦所恆有。從前並不販土。必俟印花土通行。始作此貿易。可知陳金聚平日尙知守法。此次突遭殺身之禍。印花土實爲厲階。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三省之中。類似陳金聚者。恐實繁有徒也。事緣上海烟禁初行。營土業之洋商。組織洋藥公司一所。凡租界內各家存土。悉數售歸此公司。而由公司攬專賣之利。及蔡乃煌以特派三省禁烟員。結果乃爲特派三省運烟員。由北京南下。卽與洋

第四十八回 陳金聚罪不致斷頭流血 尤秦仁義無復燕瘦瓊肥

藥公司接洽。凡購土者。必令其黏貼印花。防弊之方。至爲周密。惟該公司所售者。悉屬上等貨物。販赴內地。獲利不如次貨之優厚。而次貨非該公司所有。則欲辦次貨。勢必向別處購之。然所謂別處者。又不克取得。蔡乃煌發貼之印花。故鄉人到滬購土。除略購黏貼印花之上等貨外。必再購無印花之次貨。以厚其利。此亦尋常商販逐利所必致。非不願購貼印花。實不能購得印花也。閱者能悉此中真相。則陳金聚之千古冤獄自明。陳金聚一日來滬販土。既買有印花土若干。更循例買無印花之次貨若干。從北站乘火車歸。至常州常站巡警。將有印花土驗過。次及無印花者。即指陳金聚爲販私。以印花之有無。定烟土之官私。所云准其販賣之官土。有何用處。不准販賣之私土。又有何害處。此中

判別。殊不可解。陳金聚與警察相持不下。警察怒。遂將其拘去。其實站警無非冀得賄賂。苟陳金聚與以銀元數枚。即可放走。此處鄉人真正不識相。致自取其禍。陳金聚拘入警局。局官提案假預審。判烟土沒收。須再罰銀一百元。陳金聚以血本盡付東流。更罰鉅款。力有不逮。且有印花者是官土。業販土之人。購無印花者攪雜其間。幾人人如此。若以印花土同指爲私土。是政府暨特派員。有心欺騙百姓。死不甘心。故不願遵判受罰。警局乃不得不將此案移解縣署。武進縣知事。姓王名晉民。籍安徽。心地尙好。頗知三省運烟特派員所行政令。跡近罔民。愚民無知。覺其可憐。庭訊之下。判陳金聚處拘役兩個月。警局且將證物中有印花土抽去。僅解少許無印花者。官廳黑暗。上下其手。吾國禁烟之

第四十八回 陳金聚罪不致斷頭流血 尤秦仁義無復燕瘦環肥

美政。糟得若斯。誠非始料所及。陳金聚儘量喫官司。不過六十天。便可恢復自由。武進縣署向例。凡判短期徒刑。不滿半年者。僅拘留於看守所。免付監獄執行。足不釘鎖。手上不鐐。以示體卹。陳金聚援例押於看守所中。屈指計之。期滿開釋。當不在遠。閱者注意。我國下令禁烟。中途反汗。以致如陳金聚者。無辜愚民。而使遭不白之冤。又司法制度不良。以致監獄腐敗。而使犯輕罪之人。變成死刑。不亦慘乎。西哲有言。獄制不修。實爲製造罪人之工廠。又爲傳染罪惡之毒菌。前者謂善人習於惡。後者謂惡者愈作惡。此言極確。各縣署內看守所之惡習。大同小異。每一號中。資格最深者。稱爲龍頭。無非老犯之別名。老犯見新犯至。必責令服勞奉養之義務。奉養者。以銀錢開銷先人所之難友。或多或少。

如何支配。悉聽龍頭之指揮。否則用私刑威疊之。服勞者。新犯必代老犯任一切苦役。如傾倒大小便桶。造飯煮菜等。倘富有資財。開銷鉅大。亦可使老犯代勞。看守所長及所丁之外。有專供押犯買辦之人。例如購物百文。則僅得值六七十文。陳金聚初入所時。不外此例。既任勞役若干日。又有後至者。服務之期雖滿。然日與不良份子同處。則已非從前之謹慎馴良。一日有新犯衛某至。循例服務。陳金聚思有以作弄之。將全號中便桶若干具。堆塞號門首。擬待新犯開門洗滌之時。使之一齊傾下。博全號之笑樂。孰知服務之新犯。尙未到門。而看守所長忽然來提犯赴審。匆遽推門而入。所有便桶。悉傾注於看守所長身上。臭穢淋漓。不可嚮邇。立時查軋。知陳金聚之惡作劇。乃入訴縣知事。其時王

第四十八回 陳金聚罪不致斷頭流血 尤秦仁義無復燕瘦環肥

晉民氏甫於四日之前交卸。新任爲楊夢齡氏。吉林人。原爲酷吏。查卷知陳金聚之兩個月刑期將屆。乃以累犯。加重科罪二年六個月。押調監獄執行。然而萬不致到死罪程度。陳金聚赴監內。初尙安分。居一月餘。與積年老犯熟習。遇時起玩弄。各處監獄。大都每日上午六七時開封。下午五六時收封。係管理上相同之規則。武進縣監獄。在舊陽湖縣署之西偏。三面俱空地。空地之外俱民房。中以重垣圍。然內外聲浪。猶可傳達。一日下午四時。尙未至收封。適牆外之民家婦女。與小兒言語。忽聞監內有應答之聲。自重垣而出。詎知該婦人悍潑非常。聆之大怒。奔赴監獄門前。大聲詈罵。謂管獄者不知約束獄囚。使對民家胡鬧云云。管獄員入內偵查。知爲陳金聚之行爲。遂詳請縣知事嚴辦。并加

素不安分。怙惡不悛等評語。楊夢齡再查案卷。悉陳金聚屢次肇事。所報告不虛。乃詳請蘇州高等檢察廳。移送第三新監執行。第三新監。爲江蘇全省模範監之一。南京第一模範。南通第二。蘇州第三。內部設備較爲完善。固儼然爲罪犯感化之所。中國內政。往往惟名不惟實。閱者諒亦洞悉。甚至有名與實背道而馳者。所稱模範監亦然。陳金聚既解赴蘇監。監中所禁土匪。游勇。強盜。綁票。青紅幫。哥老會。各色人等。有數百名之多。陳金聚自忖出監之期尙遠。卽一一傾心結納。若輩卽爲傳染罪惡極劇烈之菌毒。惡人近之而愈作惡者。迨季夏六月。上海租界破獲大幫匪盜。經江陰縣移文公廨。迎提歸案。祕審密訊。供辭涉及業已被獲在蘇監執行之郭老窩子。施阿胖等。爲青紅幫首領。該幫規矩。

第四十八回 陳金聚罪不致斷頭流血 尤泰仁義無復燕瘦瓌肥

凡新入幫之人。必先立功一次。乃得升級。日本人所指爲水滸傳派。會中所認爲立功者何事。或搶劫。或綁票。或拒敵官軍得勝。或被擒不供。同黨或冒頂匪首誣服。陳金聚既在蘇監中人幫。苦於無功可立。適江陰移文蘇監。提匪首對質。匪首知一經對質。則有不測之罪。乃商之陳金聚。使自認爲會中首領。與郭老窩子施阿胖等無涉。典獄官據之。詳覆高等檢察廳暨蘇常道尹公署。於是誣服匪首之陳金聚。不滿一月。已槍斃於蘇城王廢基刑場。計自販土至伏法。僅五閱月。以拘役六十天始以死刑終。在陳金聚以玩弄不改而獲禍。正不足惜。然使武進縣之看守所及監獄管理嚴密。蘇州之模範監考察詳明。何至以剝奪自由之現行犯。一任其玩弄。一任其入會。竟事前毫無覺察。中國之所謂

監獄。中國之所謂改良監獄。且冒感化之美名者。可見一斑。試探其本。陳金聚果以何事入獄。誘之以利。驅之以刑。政府且將以三省數千萬人之生命。易二千一百萬兩不義之財。陳金聚區區小百姓。何足談哉。中國與英國。原訂禁烟條約。予限十年。而但書指定上海廣州。爲最後肅清口岸。說者謂最後二字。引伸無盡。可以臨時操縱者也。上海洋藥公司之成立。其主體爲信記洋行。該公司知洋藥來源。限於逐年遞減之約。遂由收買存土入手。自設此公司。凡上海存棧之貨。與輪船運至之貨。一一入其掌握。實施其壟斷政策。因之每箱向售銀二千兩。竟增至一萬以外。投機者又從而煽其燄。日漲一日。土膏各店苦之。於是私土充斥。僞貨滋多。該公司託襄助禁烟名義。慫恿捕房。畀以緝私之權。

第四十八回 陳金聚罪不致斷頭流血 尤秦仁義無復燕瘦環肥

第四十八回 陳金聚罪不致斷頭流血 尤秦仁義無復燕瘦環肥

於是土膏店門外。時停緝私汽車。凌晨排闥。深夜叩門。苟涉疑似之間。立被抄查之苦。直至土膏執照弔鎖。業此者命運告終。而洋藥公司亦同歸於盡。該公司發起人。均獲利盈千萬。第一爲尤秦仁。此人微時。充洋行司閹之役。其所遭遇。與前回朱榮堂大致相同。一有憑藉。時來福湊。積資數百萬。乃廣置房屋地產。不出十年。增益至數千萬。建築花園一所。窮極華麗。坐落靜安寺路。花園內有民智學堂一所。規則謹嚴。辦理完善。自創立洋藥公司後。利益更鉅。現在將近一萬萬之家產。全球咸知其名望。最奇者。其夫人出身福建。不知何時入外國籍。有詳悉其底蘊者。謂尤夫人幼時。貧乏不能自存。隨其父母。流轉入杭州。生計窘迫。曾在江干操賣笑生。頗有與之相識者。邂逅尤秦仁。情投意合。遂

成伉儷。其時尤泰仁猶未發達。既而否極泰來。扶搖直上。竟執上海富商之牛耳。以記者一付舊腦經觀察。尤泰仁富達極點。平生不置姬妾。爲富人中第一有道德者。公司之其次獲利者。爲潮州幫郭氏。上海烟土業之先進之巨擘。羣推郭氏。前書已詳言之。自創洋藥公司後。資產更豐。郭必策有家財五百餘萬。所營商號。廣州上海漢口。星羅棋布。納妾六七人。生子女十人。北四川路地產房屋甚多。郭蟹卿亦有三四百萬。此人性格異常。不願作偉大之生意。而喜營小事業。如照相店煤炭店木器店等。資本不大。利息極大。所建住宅。亦不甚壯觀。自奉又菲薄。納妾祇一人。略作地產買賣。生四子。長子名棧。已出場。惟嗜好不少。嫖賭尤豪。恐未必是守成之子。還有郭務滋。年紀較諸郭爲稚。工心計。長

第四十八回 陳金聚罪不致斷頭流血 尤秦仁義蕪復蕪瘦環肥

口辯。其父遺產七八十萬。務滋善於經營。洋藥公司之組織。務滋可得百餘萬。故日前亦有二百萬資財光景。汽軍已購二輛。納妾二人。均明眸皓齒。左擁右抱。望之若神仙中人。惟尙乏子嗣。其賭興甚濃。卜書卜夜。而能多勝少負。此外郭姓趙姓藍姓。俱於洋藥公司大獲其利。多者百萬。少亦三四十萬。莫不面團團作富家翁。惟郭氏族大財雄。無如度量淺狹。皆不能容物。未嘗不好名。故亦知興辦學校。創設慈善。但囿於廣東同鄉之子弟。可沾實惠。籍他省者。則深閉固拒。良由若輩鮮受教育。目光淺近。世界大勢。豈能明瞭。且均崇拜外人。其意本國之人。辦事不可靠。不惜將財政權。奉諸外人。受其支配。其知識昏聩。從可知已。且說蔡乃煌特派爲三省運烟專員。其原因在袁世凱。既任民國大總統。

早蓄異志。欲復帝制。而遲遲未發。會安福系一時活躍。袁世凱卽授意楊度。梁士詔等。上表勸進。於是毅然決然。祕密布置。稱帝行爲。惟世間萬事。非錢不行。賄買皇帝之一筆鉅款。猶未有著。乃密囑蔡乃煌。赴上海。開三省銷土之禁。攫取二千一百萬兩不義之財。至袁世凱稱帝之病根。民國二年。遣人暗殺宋教仁於上海。已經下種。宋教仁。字遜初。別字漁父。湖南人。與孫中山先生從事革命有年。民國種種法制規章。均宋先生所手定。卓然爲中國大政治家。袁世凱知之。此人不死。稱帝必不成。乃運其鬼蜮技倆。使人擊博浪之椎。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詩曰。

縱毒殃民咎不辭

刑驅利誘目蚩蚩

第四十八回

陳金聚罪不務斷頭流血

尤秦仁義無復燕瘦環肥

第四十八回 陳金聚罪不矜 斷頭流血 尤秦仁義無復 燕瘦環肥
會看九五稱尊日 正是南柯夢醒時

第四十九回

勃郎林偉人殞命 共進會壯士歸心

却說袁世凱雄才大略的是一世奸雄。其嫉妬功臣。烏盡弓藏。兔死狗烹。極似漢高祖。惟漢高祖用明殺。而袁世凱則用暗殺。其手段較爲卑劣。袁世凱自爲第一任正式大總統後。特任宋教仁爲農林部總長。宋先生志在革命以救國。並不欲登仕版。爲政局前途計。有赴北京之必要。爰於民國二年三月二十日。從上海寓所出發。赴南京。轉乘津浦鐵路火車北上。其時袁世凱已有稱帝之野心。以宋先生在國中政治上。有相當之力量。若俟其到京。加以傷害。自己責任。難以諉卸。不如使謀刺於上海。仍可戴一付假面具。未必大衆咸知。乃與內閣總理趙秉鈞

第四十九回 勃郎林偉人殞命 共進會壯士歸心

第四十九回 勃郎林偉人殞命 共進會壯士歸心

密議。議定以鉅金賂刺客實行。刺客探知宋先生。是日附滬甯路夜車啓行。先狙伏於車站。以待宋先生之至。此事未發生以前。已得有人謀刺之傳聞。並宋先生之友人。貽書警告宋先生者。數起。請其暫留上海。以避危險。而宋先生夷然不以爲意。謂人曰。當今政客競爭。非等於劫掠財物者之所爲。當不出此野蠻手段。吾決不因此而弛吾責任。聞者皆服其度量之宏。夜間十時三十分鐘。宋先生蒞車站。在站上所設議員招待室暫憩。有吳仲華黃克強陳勤宣廖仲愷諸人。與之談話。旋即由諸人導之上車。步行出站門口。猶未及剪票之地。突來鎗聲砰然。諸人悉睜目驚駭。不知所措。宋先生呼曰。吾中鎗矣。吾中鎗矣。其時于右任尚在招待室中。口吸雪茄煙。聞變。將一枝雪茄。拋到不知去向。飛奔

出視。而宋先生已倒臥地上。面色灰白。于右任大呼。快抓兇手……
：。一面招呼吳仲華諸人。亟亟將宋先生扶起。不及環顧四周。遂任兇
手逃遁以去。當兇徒狙擊之際。有人目覩。鎗聲共三響。第一鎗聲最低。
已中宋先生腰部。其餘二鎗。則該兇徒匍匐地上。向左右發出。以恐嚇
追捕之人。最可異者。車站警察密布。竟若充耳勿聞。于右任吳仲華等。
以送宋先生入醫院治療爲至急。卽借黃克強汽車。同赴滬甯鐵路醫
院。甫進院門。宋先生覺痛極。對于右任曰。吾恐將不起。今以心事三件
告君。望千萬注意。第一件。所有南京暨寄存日本東京之書籍。悉數捐
入南京圖書館。第二件。吾老母尙在。吾死之後。無人照料。拜託克強與
君及諸故人。代籌贍養之方。俾不致凍餒。以終其年。第三件。吾等所負

第四十九回 勃郎林偉人殞命 共進會壯士歸心

責任重大。諸君皆當勉力進行。勿因吾死而灰心。以致放棄其責任。南方與北方。扞格不相容。吾奔走調和。煞費心力。乃忌嫉之徒。不諒苦衷。反多誤會。然吾爲國家而死。雖死無悔。其語極爲沈痛。嗣經中西醫生。施用手術。檢視宋先生受傷之處。彈自左邊腰肋入。歷一小時之久。始將鎗彈取出。其形尖銳而小。爲六寸六響之勃郎林手鎗。受彈之處。流血不多。而痛苦異常。蓋所傷已近心臟之故。鎗彈取出。卽注射止痛藥水。冀其安睡養神。詎知宋先生宛轉呻吟。仍痛不可忍。曰吾不怕死。特怕痛耳。出入生死。吾習慣之。如醫生能止吾劇烈之痛。則死亦甘心。旁侍之人。皆悲傷萬分。強爲撫慰。然而宋先生之痛不少減。復憤然曰。萬不料調和南北之舉。竟若斯爲難。時事至此。奈何……惜兇手在逃。不

能明瞭。彼究竟爲何許人。自動耶。抑爲被動。言次。淚涔涔下。見者莫不掩面拭淚。醫生謂受創甚劇。惟有割開療治。始可有望。經在場之人。公同決議剖解。其創口約有六英寸。檢視之下。大腸破裂。飲食時溢出於外。此爲其痛楚之大原因。又其血從破裂處闖入腸內。此爲其大小便流血之大原因。迨縫其洞口。洗去血塊。割治完畢。而痛不稍殺。時在二十一日午刻。醫生切囑不可多語。侍疾之人。尤忌與之問答。至醫院慰問者。雖絡繹不絕。概屏諸病室戶外。傍晚。其呼吸漸促。語音漸低。半夜熱度漸降。手足漸冷。欲言不得。頻頻以目注視榻前諸人。天將破曉。目光已斂。雙手忽作合十狀。旋又以食指置胸際。似有言之不盡意。于右任附其耳邊呼曰。（遜初你放心去罷。）遂氣絕。然其目猶未瞑。看護

第四十九回 勃郎林偉人殞命 共進會壯士歸心

者以手按摩之使瞑。未幾復開。如是者不次。直至二十三日午刻大殮。始全瞑。哀耗遙傳。海內外莫不震悼。是案之起因。主使者爲民國大總統暨內閣總理。幹辦者伊何人。任總統府祕書之洪述祖。常州人。滿清舉人。曾充內閣中書。富有家資。生性陰險。好漁色。在北京時。工於鑽營。上海當余聯沅任海關道。洪述祖爲文牘主任。大權在握。所入甚豐。酒樓妓院。無日不有其足迹。有蘇州名妓王秀寶。因虧空鉅資。虎邱鹿苑間。不能託足。來上海白克路高張豔幟。一日。洪述祖邂逅於四馬路一枝香西菜館。一見傾心。卽趨其妝閣。立贈價值千金之大珍珠一粒。王秀寶到滬未久。稔客無多。所費亦微。洪述祖卽納爲第三妾。其家中大婦已死。第一妾北妓出身。在京時所納娶。燕趙佳人。終遜於江左風流。

第二妾係由婢女充下陳。雖姿首不惡。未免不善狐媚。故洪述祖厭故喜新。卽爲王秀寶脫籍。籍藏之金屋。寵愛逾恆。惟洪述祖有三大缺點。殊不爲王秀寶所歡迎。世間淫慾橫熾之徒。輒想嬌妻美妾。左擁右抱。享盡人間溫柔滋味。不思自己之妍媸。何事可以取媚彼姝。使不致變心出醜。苟一反省。自然熱度降低。洪述祖年已四旬以外。固非風度翩翩之少年。且容貌之醜陋。亦所罕覩。身材矮胖。大頭短項。臉色焦黃。鼻大而赤。行步又見蹣跚。雖衣冠楚楚。實在面目可憎。還有一種身體上之暗疾。卽兩腋狐臭異常。炎天尤覺難堪。王秀寶與之同衾共枕。厭惡之極。洪述祖正室生兩子。長名梅清。次名蓮清。一女名斐清。梅清青春二九。尙在讀書。溫文爾雅。面龐俊俏。肌膚如雪。望之宛如處女。王秀寶大

第四十九回 勃郎林偉人殞命 共進會壯士歸心

加欣賞。名分置諸不顧。對梅清媚態多端。而梅清未具色胆。且畏懼其父。不敢接受。望望然去之。王秀寶用盡生平本領。千方百計。以弔梅清膀子。一日。將梅清誘入房內。擁抱不放。梅清究屬年幼胆怯。且亦知妓女生性淫蕩。祇圖歡樂。一時慾情莫遏。遂釀出父子聚斃之局。自經初次。暗度陳倉之後。洪述祖日日赴道轅辦公。王秀寶頑皮頑臉。勾通女傭。每日午後二三點。定遣之至學堂。將梅清託故喚回。共作陽臺之夢。如是者半個月。光景。洪公館上下人等。無一不知。第一妾見王秀寶得寵。正擬向醋海中興波作浪。得此機會。大喜。待洪述祖半夜歸來。特步出中庭。輕啓櫻唇。呼一聲老爺。連貫言曰。新近入門之三姨太太。究竟老爺所娶耶。抑爲大公子所娶之新婦。斯語甫完。轉身匆忙入內。並無

後文。原來洪述祖花天酒地。應酬頗繁。卽偶然無人請客。亦必以北里平康。爲唯一消遣之場。故非深宵不返公館。彼時突然聆第一妾所言。滿腹狐疑。爰不趨王秀寶處。而改入第一妾臥室。向之低聲下氣。根究所言之來歷。第一妾殊刁狡。不肯明告。所以然。僅囑洪述祖日中歸來。自己攷察而止。洪述祖雖然意會。但知其子素日馴謹。斷不料有此一幕趣劇。或者王秀寶別有所戀。明日果如第一妾之言。上午十時半出外。午後四時回家。直闖王秀寶房中。居然秀寶與梅清相抱而睡。香夢正酣。洪述祖目擊此狀。怒吼如虎。躑足大跳。牀上二人。嚇得魂飛魄散。雙手拾住衣服。滾下床來。洪述祖搶得小洋刀一把。作勢欲將長子戳死。王秀寶急將自己身軀蔽住梅清。雙膝跪下。向洪述祖叩首無數。乞

第四十九回 勃郎林偉人殞命 共進會壯士歸心

爲饒恕。洪述祖一想家醜不可外揚。而且見秀寶珠淚雙垂。真正我見猶憐。殺子心腸。立時鎔化。長歎幾聲。將小洋刀拋棄於桌。半臥半坐於沙發上。此時梅清早已飛跑出房門口。抱頭鼠竄而去。王秀寶猶未立起。洪述祖將手一揮。始立起身來。向牀沿坐下。將內外衣服扣好。洪述祖一言不發。踱出房門。胡思亂想。依舊向道院而去。從此看不起王秀寶。還是第一第二妾。不嫌年老。不恨貌醜。不憎腋臭。故重加親近。王秀寶見風色不對。仍與女僕通同。僅隔十餘日。將房中所有值錢之物。及進門時隨帶之衣飾。一并席捲而去。越期年後。重掛金牌於會樂里。芳名貂蟬。隱然以洪述祖比董卓。以洪梅清比呂布。宜洪述祖不得善終也。可發一笑。袁世凱趙秉鈞以暗殺宋教仁之事。委任洪述祖。由洪述

祖拉攏應桂馨。由應桂馨使武士英實施鎗擊。應桂馨甯波人。其父應文森爲石匠。上海包造房屋起家者。應文森爲前輩一份子。應桂馨自幼桀驁不馴。席父之遺產。喫著嫖賭烟。無一不精。納妓女爲妾者四五次。專與流氓馬夫爲伍。長江上下游。夙有哥老會青紅幫二種匪黨。後來連合而成共進會。聚集於上海。漸有組織。應桂馨爲會長。改名應夔丞。手下有徒黨數千。流品之雜。不言而喻。洪述祖在上海時。與應桂馨結喫花酒之蘭譜。過從甚密。厥後洪述祖晉京。與應桂馨恆通函札。滿清易爲民國。應桂馨以爲破除階級。無論娼優隸卒。青皮痞棍。與大人先生。王公貴胄。一律平等。均有作官之資格。彼常思一過宦海之癮。屢次懇託洪述祖。因其充總統府祕書。畢竟近水樓臺。招呼容易。果然絕

第四十九回 勃郎林偉人殞命 共進會壯士歸心

好機會臨身。洪述祖拍一通密電到滬。委任其刺死宋教仁。事成酬銀幣十萬圓。簡任陸軍師長官職。應桂馨接電後。立即回電照辦。惟須先匯費若干。洪述祖報告趙秉鈞。先匯銀幣二萬。負責詳函郵寄。應桂馨得銀後。知宋教仁即日來上海。派手下精細同黨八人。分頭偵探宋之行止。每人發給用度四百圓。武士英者。山西平陽府龍門縣人。年甫二十五歲。曾入軍隊四年。充當排長。嫻於鎗法。可稱百發百中。民國成立後。惟山西未有兵事。因閻錫山主張文治。使百姓休養生息。次第裁汰兵額。於是武士英赴上海謀生。山西人在上海。當然乏親戚朋友。既到滬。舉目無親。不得已作小販度日。言語不通。性情復剛硬。致件件蝕本。有人指引入共進會。始識應桂馨。應桂馨與之談敘。目爲有用之人。

材遂供給其衣食零用。聽候差遣。迨應桂馨受刺宋之任命。知參養一年餘之武士英。胆氣技術。足以勝任愉快。爰招武士英密議。許其事成。酬報一萬圓。日常生活費在外。先發給四百圓。六寸六響勃郎林手鎗一枝。子彈兩排。將來保舉旅長官職。武士英以手拍胸曰。嗒們死且不怕。何況區區細務。包管頭領（稱呼應桂馨）辦得乾淨。日下正我等綠林發迹之日。酬報官職等。憑頭領酌量。嗒們決無計較。惟須先見過此人（指宋教仁）一次。而後可行事。應桂馨謂此一定之手續。三天內必使汝認看其人。言罷各散。且說派遣偵探八人。約定每日中午十二時。下午六時。中夜十二時。三次報告於應桂馨。宋某衣服如何。行動如何。隨員何人。食宿何地。自廣東到滬上岸始。車站擊中途院止。應桂

第四十九回 勃郎林偉人殞命 共進會壯士歸心

馨處均有詳細記載。三月二十日中午偵探報告。或說宋某明日早車啓行。或說明日中車。祇有一人名韋金仙。獨言本日夜班特別快車。宋氏決定動身赴南京。並不勾留。銜接津浦車上北京。因此人有一知己朋友。在報館當編輯。故得有此項的實消息。應桂馨對此八人。並未揭破暗殺計畫。故除武士英外。均不明白。但詢汝等何人。識宋氏之面貌。原來韋金仙人頗機警。逆料此事有鉅大之關係。故早從報館中。輾轉覓得宋氏六寸攝影一幀。交於應桂馨。即祕密轉付武士英。武士英再三審視。儲藏衣袋內。應桂馨獨留韋金仙談話。俟各人散出。祇賸應武韋三人。桂馨復取出鈔票四百圓。送於金仙。專酬一張照片之功績。金仙感謝而去。桂馨乃與士英決定。即晚舉行。無第三者知悉。無如此案。

鬧得太大。以致全滬士民。人人注意。凡華界租界辦公人員。負緝捕之責者。咸全力以赴之。故不出四日。案經破獲。武士英應桂馨均被逮捕。先入公共租界總巡捕房。由會審官提案預審。搜集證據頗多。京滬往來電報信函。多至數十件。北京袁世凱。向公使團交涉引渡。歸華界官廳訊辦。公使團允之。電令註上海英總領事。交付華官。先由南市總工程局警務長麥忠軒。投會審公廨帶下。巡官張晉。與應桂馨同銜一手。武士英由偵探一名同銜。乘馬車南行。武裝衛士二十名。皆乘馬前後簇擁。觀看者人山人海。既抵總工程局。羈押優待室。被褥用紅縐紗花標布所製。飯菜每餐六碗。更有出人意外者。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詩曰。

第四十九回 勃郎林偉人殞命 共進會壯士歸心
莫怪焚書奏始皇 儒生今日又逢坑
國魂何日來蘇望 惡劣名詞避不遑

第五十回

披肝瀝胆結果離奇 範水模山信徒肅穆

却說暗殺宋教仁之教唆犯應桂馨。與兇手武士英。從租界引渡至內地。暫押上海南市總工程局。由警務長麥忠軒負責管理。十分優待。何以麥警長肯如是。明眼人不言而喻。應桂馨出銀幣數萬圓之代價。故得起居飲食。舒適非常。尤出人意外者。應桂馨夙有嗜好。其所吸鴉片煙。精美之極。麥警長倩人亦購上等貨品。以供給之。每日須費四十元左右。案中禁押之犯。無論何地。斷不有此辦法。豈非駭人聽聞之事。迨閱旬日。總工程局奉上峯令飭。武士英解上海鎮守使衙門。歸軍法範圍。應桂馨則歸入司法辦理。乃分別移送。應桂馨由內地檢察廳受理。

第五十回 披肝瀝膽結果離奇 範水模山信徒肅穆

第五十回 披肝瀝膽結果離奇 範水模山信徒肅穆

之。移入城內監獄。武士英卽斃於鎮署押所。相傳係畏罪服毒而亡。或云謀斃之以滅口。彼時上海第二次革命事作。烽烟滿目。人心惶惶。六月十三四日。城內官吏逃避一空。復於製造局劇戰之中。城內監獄無人負責典守。監犯卽一哄而出。似逢大赦。斯時應桂馨亦遠走高飛。不知去向。洪述祖應桂馨等之結果。記者不啻目覩。俟詳述於後。上海自宋先生突遭暗殺。此後暗殺之案層出不窮。顧何以他處不聞有是。良以上海爲中西商業人材金融薈萃之區。所出鉅案。表面上似不涉外。交實則在在連帶。此因彼果。互相循環。總統袁世凱旣殺宋先生。其陰謀險狠。妬賢嫉能之心。有加無已。上海鎮守使鄭汝成之死。亦狡兔亡而走狗烹也。癸丑年。上海有討袁軍之發難。稱爲第二次革命。事先爲

袁世凱偵知。欲以北人之心腹者。統率軍警。保守製造局。蓋隱然以製造局爲江浙兩省根本重地。惟末由藉口。而適有徐企文輕舉妄動。夜襲製造局之役。人皆以徐企文受袁世凱指使。蛛絲馬迹。不無可疑。徐企文亦上海世家子。少年放浪。細行不拘。初充小學教員。未嘗有驚人舉動。光復而後。集會結社。風行一時。徐企文遂因緣時會。號召諸少年。組織工黨。到處演說。並設分部於通都大邑。創辦覺民報。以通消息。居然一言一動。有操縱工人之潛勢力。宋教仁被刺。全國憤激。長江上下游。搖搖欲動。民黨中張堯卿輩。見徐企文與製造局工人。殊爲聯絡。密令攻襲製造局。徐企文以爲滬軍都督陳其美成功之易。不過因製造局之一戰。欣欣然從之。先與團長陳其蔚接洽。使之內應。乘夜進攻。從

第五十回 披肝瀝膽結果離奇 範水模山信徒肅穆

製造局後門衝入。祇率黨徒數十名。半皆徒手。未有鎗械。詎知中計被擒。袁政府電令將徐企文解送北京訊辦。或云被袁世凱鎗斃。或謂袁係指使。因此袁世凱派鄭汝成率兵南下。駐製造局內。任爲上海鎮守使。以防民黨討袁軍起。爲鄭汝成所敗。追原禍始。實徐企文所誤事。鄭汝成初以福建水師學堂畢業。派遣外洋留學。與前任海軍總長劉冠英同學。清光緒帝十二年。該學堂洋監督師恭薩克。稟曾惠敏公紀澤。稱閩省初次續次出洋學生。除改派出使差事者外。實數尙餘四十五名。鄭汝成卽此項留學生之一。畢業管駕學。稱爲習勞耐苦。攷試屢列高等。與之同獲獎勵者。共七人。爲劉冠英。黃鳴球。邱志範。王學廉。陳杜衡。壽沈坤。鄭文英等。前海軍總長薩鼎銘。亦畢業管駕學之先進。學優

而仕蓄之有素。上海二次革命將作。有英國軍事家。前往高昌廟一帶視察。極稱鄭汝成布置周密。指揮如意。歸功於出洋留學之有益。其時勝負未分。故人皆未嘗注意。洎乎戰勝討袁軍後。陳其美知此人爲北方。饒有才智之將。頗愛其材。使人多方游說。冀其轉爲我用。而鄭汝成毫不悔悟。迨袁世凱蓄心稱帝。仍一味贊助。詎知功高震主。袁世凱反忌嫉日甚。陰嗾趙秉鈞訪敢死之士。實施暗殺。王小峯王銘山二人。籍天津。向在軍隊中生活。王銘山曾充總統府衛兵。在大隊長趙紀才部下。趙紀才深悉王銘山之驍勇胆略。趙秉鈞與趙紀才係同族兄弟。趙紀才乃力薦銘山。由銘山轉薦王小峯。奉內閣總理趙秉鈞命令。秘密南下。發給川資五千圓。事後酬報十六萬圓。並許以團長二缺。二王既

第五十回 披肝瀝膽結果離奇 範水模山信徒肅穆

到滬。旅居中等客棧。已經旬日。隨處打聽。一日在十六鋪。遇同鄉周楚卿。見故人於異地。情意殷勤。先偕啜茗。繼赴北市沽飲。二王僞言謀噉飯南來。卽託周楚卿代爲道地。周楚卿自述。刻下在製造局鎮守使署偵緝處當差。今日有事請假。往北購物。邂逅老鄉。欣喜不盡。周楚卿閒談之頃。謂鄭上將威權赫赫。袁政府寵眷彌隆。比爲東南柱石。聞日內日本國皇帝行加冕禮。奉政府電令。上將爲慶賀專使。須親赴日本國領事公館賀喜。二王聞之。心中樂甚。謂周楚卿曰。某等雖無聊南下。以圖衣食。而行囊尙堪敷衍。觀此花花世界。惜人地生疏。一切無從問津。可否由大哥引導。一聆南中戲劇如何。周楚卿卽答稱甚願……至區區東道。小弟猶能奉陪。二位兄台萬不可客氣。於是自酒店攜手同行。

往四馬路丹桂第一台。案目知爲軍界中人。小心招待。遂定座正廳。周楚卿取出鈔票兩番。交付案目。二王再三謙遜。然後坐下。一面觀劇。一面輪流探聽鄭汝成行動。其每次出入。有無警衛。所御上將禮服。有無特別標識。所乘汽軍。是何樣式。身上常帶兵器否。至容貌如何。在北京已覓得照片。二王均所認識。周楚卿無心誇耀。二王有意刺探。兼詢明日本領事公館。在外白渡橋東首。車至橋北塊。卽須轉灣向東。已近在咫尺。直至夜間十二時。至丹桂第一台觀畢出外。始彼此相約後會。珍重而別。翌日早起。二王購新聞報查看。知明日已屆日皇加冕之期。爰緊閉客棧房門。詳細商量。二王從天津乘北洋輪動身。均備帶勃郎林手鎗各一枝。刻不離身。並無隨身行李。鈔票二千圓。交郵局匯歸家中。

第五十回

披肝瀝膽結果離奇

範水模山信徒肅穆

第五十回 披肝瀝膽結果離奇 範水模山信徒肅穆

其餘分開儲藏褲袋內。二人終日休臥養神。入晚將房飯錢小帳一律付清。向茶房說明。曰：「午前九時某等啓行赴南京公幹。計議之下。倘達到目的。雖引頸受戮亦所甘心。萬一行刺不成。則生命無倖存之望。惟有概不供出實情。以圖速死。」六時起身梳洗。喚茶房買點心。用罷即出棧。奔往外白渡橋。見天氣尙早。遂步至外灘公園。徘徊約一小時許。重至橋北堍。張望注意自南而北之汽車。則見有日本商人模樣者。自南北兩面而來。均沿黃浦灘向東而去。復有西洋各國暨中國人。皆乘汽車穿大禮服。亦向東風馳電掣而去。末幾南首一輛嶄新燦爛汽車。遙望馳來。二人在橋北轉角望見。各將眼色暗遞。知必鄭汝成無疑。汽車剛到北堍。直瀉而下之際。王銘山已對之發一鎗。汽車速度加添。未曾

擊中。然車夫猛吃一驚。神經受震。立時羅盤不動。且正欲轉灣。爲車夫顯出本領之際。俗語云。命該如此。王銘山王小峯見車輪已停。從右邊躍上汽車。將兩枝手鎗。照準所坐二人亂擊。原來其一人爲司務長舒錦秀。今日充鄭汝成參贊。遂同歸於盡。車夫一併爲亂鎗打死。二人連發十六鎗之多。一時劈拍之聲不絕。遠近站崗之中西印巡捕。一聞鎗聲。緊密口內狂吹警笛。向汽車飛奔而來。斯時王小峯王銘山子彈已罄。鎗猶在手。被印捕一名。將王小峯抓住。華捕二名。亦將王銘山拘捕。外白大橋北堍。圍聚之人。不知幾許。車輛交通。爲之斷絕。一霎那間。巡捕房中西探長探目正副捕頭三道頭巡捕。趕來一大羣。將汽車內三具屍體取出。裝上病車。先送就近之虹口同仁醫院。驗得俱已氣絕。復

第五十回 披肝瀝膽結果離奇 範水模山信徒肅穆

用裝屍車載赴斐倫路驗屍所。可憐三個人如箭靶一樣。滿身彈洞。汽車一輛。彈洞亦無數。車廂內盡是鮮血。王小峯王銘山見目的已達。入捕房後。談笑自若。明日解公共租界會審公廨訊問。直認鎗殺鄭汝成不諱。其餘二人並非欲殺者。實屬誤殺云云。中西官會判准交鎮守使衙門提去。後亦解送北京。不知所判。有人謂爲鎮守使軍法科。處以開膛破肚之刑者。不足爲據。當時尙有遭暗殺而不甚明瞭原因者。爲商務印書館創辦人夏粹芳。夏氏出身青浦縣。少小時家貧。習印刷業。才智過人。旣而自購小印機一部。設肆營業。略堪溫飽。復勞心焦思。擬集資作大規模之營業。然一時不易成就。丁酉年正月。在江西路賃屋三椽。印機由一架而兩架。翌年夏。遷於北京路。有屋十二間。爲初步之發

展越五年。始建印刷所於北福建路。設編譯所於蓬路。創發行所於棋盤街。規模粗具。乙巳年後。定名爲有股公司。股本由三十萬遞增至百萬。乃於寶山路改建印刷所編譯所。各省添設分館甚多。天津北京又各設印刷廠。甲寅年秋。增收股本滿二百萬之額。先後合併中國圖書公司。中外輿圖局等。每年贏餘至數十萬。堪稱執書業之牛耳。爲中國最大商業之一。民國二年春。宋教仁被刺。上海民黨有討袁軍之組織。設總司令部於閘北華界。夏粹芳暗中運動外國人。派兵隊出而干涉。其目光認爲討袁不能成立。將來閘北同遭兵燹。生靈塗炭。在意料之中。因此民黨中人。恨夏氏刺骨。遣刺客伺於發行所門首。以對夏粹芳手鎗轟擊。蓋夏粹芳每日上午十時。赴發行所巡視。風雨不更。是日甫

第五十回 披肝瀝膽結果離奇 範水模山信徒肅穆

從馬車中出。正舉步入門。而子彈無情。砰然飛至。中頸內。右邊入。左邊出。喉管穿破。登時倒地。鮮血直流。馬夫王阿勝在旁目覩。奮力將兇手。揪住。奪其手鎗。復飛出流彈一枚。將玻璃擊得粉碎。此時發行所內人員。聞聲奔出。及棋盤街五馬路口。巡捕亦飛步而至。忙將受傷之夏粹芳扶起。納入馬車。但見兩目微睜。口不能言。欲送醫院救療而已。氣息不屬。王阿勝見巡捕趕到。將兇手交付。連同手鎗。并解四馬路總巡捕房。是案也。會審公廨訊取兇手口供如何。竟不宣布。該兇手亦不聞定罪執行。難以索解。自夏粹芳遭暗殺後。繼任商務印書館經理者。爲鮑咸昌。其刻苦謹慎。較夏氏尤甚。原鮑咸昌爲基督教徒。世稱天主教爲舊教。基督教爲新教。實則異流同源。大凡教會之信徒。所作之事。自有

堅忍之力量。強毅之氣魄。上海西郊徐家匯鎮。稱全國天主教之策源地。明代徐文定公光啓之故鄉。其子孫亦世居焉。滿清道光帝末年。天主教建堂於此。附設修道院與育嬰堂。光緒帝初年。展拓地址。廣建西式樓房。規模宏敞。有可容萬人之禮拜堂。每逢禮拜日。各級社會之信徒。皆來頂禮。西國士女。亦多加入。有教無類。共集一堂。所辦學堂。有徐匯公學。震旦大學及孤兒院等多處。女學亦有啓明崇德兩校。有天文台以測氣候。有藏書樓以饗學者。有月刊週刊以通教中消息。近更以國中信仰舊教者。多中下等社會。因組織公教進行會。期普及於上流人物。足見其苦心之一斑。試入其地。大道如砥。林木純綠。一種尊嚴肅敬之氣象。非可以筆墨言語形容。內容更井井有條。無一不備。不僅天

第五十四回 披肝瀛膽結果離奇 範水模山信徒肅穆

主教之策源地。亦可稱中國之模範村。第一爲天主堂。有新舊二鐘樓。高一百六十九英尺。堂內祭台。十有九座。大小楹柱六十四。悉用金山石精刻壘成。建築歷六年始竣。工程之鉅。實冠遠東。每日致祭。以昭誠敬。禮拜誦經之衆。彌撒大祭之盛。他處遠不如斯。第二爲博物院。同治帝初年。法國神父韓伯祿創始。韓伯祿係理化及博物學大家。故院中搜羅豐富。珍禽異獸。悉具模型。栩栩欲活。而以麋鹿一門尤多。韓伯祿曾著鹿學全書。得國家審定給獎。其有價值可想。後由柏神父主任。柏神父精禽學。每年遠足旅行。必獵珍禽以歸。頗多心得。中附藏書樓一所。專儲中外博物書籍。內有漢文古本之書。爲無價之寶。每日午後。任人參觀。不須入門券。不取游資。祇投一名刺。卽有人招待引導。第三爲

天文台實卽亞東之公共氣象台。航海者因此定趨避行止。居處者因此識氣候時刻。凡游歷家科學家。無不來瞻仰。以視中央觀象台。其優劣不可同日而語。是台創於同治帝十二年。首先發起者。法神父高鐸。鼎台本位於聖心報館之編輯所。光緒帝二十七年。成新台而移之。後勞神父實主其事。以馬田二神父爲副。另有司事十餘人。塔門之左。有賽基風機。記風度之遲速大小。並記風雨表升降之度數。無籍人力。有紅格紙一張。該機能自動而記之。每隔八日。一易其紙。更有風雨表一架。殊爲靈便。下承以紙。自轉度數。無絲毫差誤。然儀器猶不止此。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詩曰。

奸。雄。手。段。至。驚。人。

烏。盡。弓。藏。種。惡。因。

第五十回 披肝瀝膽結果離奇 範水模山信徒肅穆
塵○夢○紛○紛○何○日○斷
一○聲○清○磬○頓○歸○真

